寧靜閣四集

二

へ 和6
14 13
179
114

大槻格次、

古内右近介、號穊園、

篠原右京、

磐溪詩鈔四編

仙臺　大槻清崇士廣

余歸仙臺之明月、壬戌十二月十九日、吾公特命爲近習之臣兼管府學副督、感激之餘、賦一絕紀恩、

叨擬奬匡參近臣。薰陶兼管泮宮人。潦倒還忝二百石。新裁朝服又迎春。

是日、奉西上扈從之命、又賦一絕、

將軍上洛在明春。千騎東方供奉人。闔閭寧無折衝士。却將顧問屬儒臣。

次韻文禮堂弟見贈

白髮蕭疏歸自西。鵲巢寄在讀書齋。欺無長者留車轍。靑蘚恣侵三尺階。

古内氏擁翠樓雪集 是日、諸參政見臨、

琵琶溪上雪初晴。乘興來尋詩酒盟。多謝諸公憐學士。陶家清致託茶鐺。

送樂工篠原生還江戶

余之去江戶、林齋爲刻二印、其一、間看人間得意人、其一、無佛尊者、今幷此詩讀之、可以想余近況矣、

收去絃歌向武城。梅花臘雪管離情。何當共會一堂上。重聽洋洋盈耳聲。

東昌寺和嘯月上人見示

遠公文字出禪餘。氣味清幽脫筍蔬。今日何須儒釋辨。無爲人讀有爲書。

詠松島四時景

島光映出曉暾紅。萬頃晴波澹蕩風。細雨忽來松影暗。春帆落在遠洋中。
殘雲送雨入遙灣。遠近漁船晚末還。恰是島松青滴處。淋漓畫出米家山。
孤篷近掠岸松過。島背秋風卷浪花。天末一峯青若拭。舟人指點是金華。
不辨青螺萬點多。群松戴白立寒波。西人漫詫西湖好。如此雪中奇絕何。

觀女兒輩鬪歌牌有感賦示

精選爭推藤定家。佳篇秀句不堪多。可教兒女供游具。一半淫風百首歌。

自述

閑則繙書倦則眠。自稱松下一迂仙。紛紛世上風塵事。不到林中讀易邊。

除夕

宗家西磐井郡正大槻清廉、稱太兵衞、號磐井、

但木土佐成行、崇云、近日上國形勢、豈忍

守夜爐邊坐小齋。防寒獨自爇茅柴。紛紛歲市人爭買。春在芭蕉十字街。

癸亥元旦

泮林幽處寄生涯。日照東窓春到時。松下寒泉清徹底。殷勤洗硯試新詩。

寓齋前、有泉沸焉、注入園池、俗謂之野中泉、

園換主人知幾回。春風又見歲華開。老根苔蝕疎花白。云是仙臺第一梅。

又有大梅樹、老幹槎枒、古香可愛、蓋二百年外物、

寓齋卽事

晒背南軒坐午晴。池氷半解細紋生。地隣蕭寺多喬木。不見梅花先聽鶯。

爲家磐井祝其媼八十八、聞媼手織縑匹、獻之公所、有鶴肉半身之賜、可謂榮矣、故賦此賀之、

札札機聲費苦辛。婆心敢獻素縑新。米年賜米尋常耳。感泣春羹鶴半身。

癸亥二月、送七峯但木大夫從公駕赴京師、

公駕遠朝京洛天。駸駸千騎度函關。請君看取天邊雪。萬古依然富士山。

言哉、二首、寓微意於言外、讀者察焉、
新井儀右衛門、
攘夷、天下同情也、然其所以攘夷之策、果如何、我將作子平於九原質之、
習齋原作、丁祭春歸又一回、素袍俱奉聖與來梅花笑在阼階表、芹藻拜需餘瀝杯、
聞、藩祖將營菟裘於此地、不果而逝、其所存臥龍梅、則征韓歸陣日所齋來云、
仙臺所謂垂絲櫻者、彼岸櫻之一種、而

同前、送新井文學

五十三亭行路難。節逢花柳不成歡。與君一別宵宵淚。灑到平安尚未乾。

此行、余不能從、賦此自遣、

西上裝成忽駐行。攘夷籌策枉縱橫。間來恰有撰碑命。取酒先酬林子平。

二月十一日、釋菜儀畢、和習齋韻、

唯饗宣尼不及回。春秋祭卜上丁來。幷將洄酌采蘋意。一片誠明三獻杯。

是日、習齋獻官、余司掌儀、

游移梅園 但木大夫別業

考槃且擬碩人薖。公退逍遙枉駕過。莫是他年林下計。老梅太少稚梅多。

古城觀臥龍梅

碩人曾此卜幽棲。喬木森然路欲迷。淸世久無三顧士。梅龍臥在古城西。

釋迦堂看花

躑躅岡西一路斜。曉櫻來見梵王家。萬條紅動朝暾影。裊裊唯疑柳有花。

長條下垂、宛然如柳、實江戸所不覩也、

海、距府下、僅二三里、每春夜天陰、海笑遠聞、般般如雷、

遠田郡涌谷主、伊達安藝、號桂香、

海眼閣、在仙臺瑞鳳寺、余嘗與南山師、辱方外交久矣、今既二十餘年、今日登此閣、殆不堪人琴之感、

某生席上所見

山櫻高映碧松開。朶朶紅雲擁梵臺。五尺隣墻遮不得。送他花影入窓來。

春陰

曉陰黯澹鎖亭臺。宿醉纔醒欲喚杯。又是春魚不上市。夜來海嘯響如雷。

涌谷主席上、賦春雨午霽、

春雲卷雨遏鳴蛙。午夢醒來自煮茶。窓紙乍明過鳥影。夕陽猶在隔墻花。

春盡

蝶駭蜂驚春已空。吹薰午夢枕邊風。流鶯漸老聲圓轉。鳴度幽溪密竹中。

登海眼閣、有懷故梁公、

二十年前登此閣。災餘重闢別乾坤。南山依舊人安在。古寺殘花欲斷魂。

早起賦所見

殘夜西窓夢忽驚。天邊裂帛去無聲。半池落月依稀影。白杜鵑花照水明。

初食紫薇魚

黑鰻一種、肉軟脆、而味甘淡者、仙臺謂之紫、微、春夏之交上市、都人爭先買之、猶江戸初松魚、

辛夷花落燕來初。驟暖欺人綿未除。昨夜南風春浪穩。市頭爭賣紫薇魚。

牡丹芽

藥欄雨足土膏融。幾種春芽吐暖風。是紫是黃分不得。鍾情自在未開中。

喜雨

布穀聲中白日遲。村村已促揷秧期。滂沱一夜神靈雨。潤遍公田及我私。

五月聞鶯

麥黃椹熟屬朱明。猶有深林落後鶯。乍聽清音圓轉曲。蟬琴蛙鼓欲無聲。

夏夜讀項羽傳

蚊雷隱隱睡難成。燈隔紗幮一點明。手把漢書人在夢。恍聞四面楚歌聲。

余寓府學采芹精舍者、殆半歳餘矣、中秋前一日、買城北第一街某氏舊宅以移焉、意始暢然、詩以志喜、三首、

慚將老朽託儒名。敎育英才幾日成。辛苦移家緣底事。泮林近在一牛鳴。

舊主去兮新主來。鵲巢今爲拙鳩開。階前不掃荒蕪甚。又役園丁闢草萊。

十畝夏畦堪種菜。一泓秋水可栽蓮。老來學圃君休笑。欲起樊遲結舊縁。

作州津山藩主松平齊民、

有懷確堂老公、賦此奉寄、

拜別東西跡似煙。夢魂猶繞古林泉。月明記得池塘夕。橫笛提琴共一船。

後圃秋步

盤飧日日飽甘柔。葵菊韮菘霜後稠。莫咲匏瓜繫不食。千金難換失舟秋。

不食、卽碩果不食之不食、文公不能飲食之解、吾不能從、

畫工東東萊、東洋子、

甲子元旦、題東萊畫大黑天像、二首、

儒生題大黑。夙世有因緣。同是頭巾氣。終然聖希天。

寶椎握在手。一揮散萬錢。苟能知身分。不慚巾上天。

岡衞之、又名珏、字雙玉、號靜處、又韜齋、稱藏治、鹿門父、

正月二日、靜處居士小祥忌辰、賦三絕充瓣香、

繞屋梅花又一期。焚香案下拜遺姿。聲容在眼忘難得。開口胡盧大笑時。

且把斯翁細擬倫。吏才文種半閒人。風流罪過誰能咎。官暇鈔書殆等身。

半生官跡混樵漁。豆海房山津吏初。今日鹿兒泉畔宅。留他五子護遺書。

高橋秀甫、號容所、

題容所畫松嶋圖二首、

天橋霞十里。嚴嶋翠千重。何似煙波面。青螺點萬松。

有山皆戴石。無島不蒙松。遠水連天處。金華補一峰。

園中襍書二首、

東風解凍小池平。已覺綿衾暖意生。一笑群童失游戲。朝來無復澾氷聲。

闢園移竹鑿池蓮。更種梅花了舊緣。回首都門寸金地。孤松看到二十年。

小田切盛之進、

甲子二月、米澤藩小田切日新來別、分客舍青青柳色新爲韻、得新字、

來去難期祗役身。重游且約落花春。青青日渉園中柳。折贈故人田日新。

秉燭談論永今夕。果然勝讀十年籍。相逢便別君休悲。百代光陰亦是客。

梅影二首、

城裏殘寒雪未消。天將春色屬吾曹。半林疎影纔落地。月苦梅梢三尺高。

愛梅人似坐禪僧。看到宵分未點燈。春月當窓疎影動。半塲殘夢冷於氷。

梅村壽德、號耕雲、

守屋四郎右衛門、號松園、

梅邨國手園中白牡丹

高枝繁葉欝成林。幾朶瓊葩國色深。不把魏姚誇富貴。一家純白主人心。

七月聞鵑、和守屋某韻、

蕭墻構禍事堪驚。無乃南人執拗情。怨鳥亦知時勢變。啼過三伏不停聲。

中元月下作

南軒露坐獨傾觴。雨洗秋天月色凉。不管蘭盆殺風景。滿街炬火奪清光。

中秋無月、二首、

懶携琴酒上南樓。慾雨僝風晩未收。痛飲只期今夜月。何緣作此惡中秋。

每聞京變鼻端酸。月隔重雲欲見難。惆悵當年坡老句。瓊樓玉宇不勝寒。

十三夜作以月白風清爲韻、得白字、

三五醉月如疇昔。轉瞬又到十三夕。山山木葉漸染赤。菊花籬落黃可掬。

是夜例開詩酒席。南樓來會同心客。忽見新月離山脊。光彩照顏纔咫尺。

憶昔菅公遭遠謫。恩賜御衣拜遺澤。寛平天子多新格。風流餘事亦佳癖。

維律季商中無射。十三夜月別樣白。制曰良宵書策。永與中秋光赫赫。
爾來星霜幾變易。終使我馬勞遠役。雁過軍營霜氣迫。橫槊英風何快適。
今日功名誰竹帛。西望山陽天宇碧。俯仰古今洩鬱積。幾杯醽醁傾仙液。
遨遊若此難多獲。何況一堂皆莫逆。只合仰天謝蟾魄。纔報曉鐘成陳迹。

酬西島秋航見寄

書生慷慨徒爲耳。天已安排寧待人。但使斯心淡如水。到邊自有太平春。

寄國祝 應教

喬木參天挂翠蘿。千年故國世臣多。祝將奕葉守成美。齊唱青年馬上歌。
彩雲高擁古仙臺。鷄犬相聞四境開。萬縷炊烟如許富。盡從明主一心來。
渢渢大國海之東。文武兼存齊魯風。最是聲名洋溢遠。蝦夷絕域版圖中。

學中雜詩

檐日漏光雲半晴。長槍鬪處勢縱橫。峭寒徹骨膚生粟。演擊聲中急霰鳴。
佔畢聲喧十月春。後來業就孰超倫。若非擊蹈曲拳士。定是簿書期會人。

大條監物、隱居稱左衛門、號是水、翠塢祖父、大條道德字明卿、號翠塢、稱孫三郎、今改稱伊達宗亮、

試學朝朝上泮林。昨來纔喜擁寒衾。先生未起童來報。門外雪泥三尺深。

奉賀是水大條君七十榮壽 乙丑二月

孫爲國老子當家。淸福人間誰復加。一笑園梅欲爭壽。七十二候上番花。

奉送國相大條君之江戶 乙丑

一曲離歌燈未殘。曉風早已送征鞍。半年祗役雖然久。千里行程豈曰難。
雙柳雙松春尙淺。白河白坂雪猶寒。都門到日勞公事。幾處梅花夢裏看。

乙丑鹽松紀游、六首、

石壇松影曉暾紅。來謁東方第一宮。煮海鐵鐺今尙在。千年古廟祭鹽翁。
江山此處最稱奇。黃竹翠松籬島涯。他日幽棲如得志。擬將身世託漁師。
舟破海煙深處行。滿前群島漸微明。遙波一道變金色。松外曈曈看日生。
丹壁青松一一奇。應酬何暇費浮辭。却嫌三老慢饒舌。艷說天人神女姿。
萬松青斷海門開。島背驚波雪作堆。極目東洋渺無際。金華山上一帆來。
暮天只見白鷗飛。急櫓伊鴉截浪歸。誰道寶山空手去。帶將松翠在吟衣。

大槻清格、字文禮、號習齋、稱格次、養賢堂學頭、

堀籠順治、

乙丑七月、先臣格殁、崇權督學政、仲秋上丁、承乏獻官、行釋菜儀、感其榮幸、紀實示兒輩、

竦聽祝官高讀文。賤名徹耳涕泣然。一源洙泗繼微響。三爵手供先聖前。

十月望日、遂陞督學、既而不堪負荷、賦此自嘲、三首、

老爲督學亦難哉。曰穀曰金投我來。自笑儒生兼俗吏。簿書叢裡育英才。

縹緗一任蠹塵埋。日苦紛紜案牘堆。晚際乘閒纔命酒。又聞計吏叩門來。

平生自得竟如何。非曰能之學孟軻。底事先生辭職早。不堪吏務俗紛多。

賀堀籠翁新擢儒員、二首、

暑雨祁寒不厭勞。多年國學育群髦。欲知經義沈潜處。風格加人一等高。

半生託跡醉鄉間。一旦蒙恩列士班。人爵兼承天美祿。滿頭鶴髮映朱顏。

賀圭齋赤坂子新擢醫員、

久將奇藥起枯骸。拔擢今朝協素懷。國史如編方技傳。洋醫新列赤圭齋。

丙寅四月五日、請老見允、特命給養老米若干口、感泣之餘賦此

市人松浦玉圃園、

謝恩、

今來無復役間身。林下優游好養眞。海大君恩何以報。容斯尸位素飡人。

仲夏念五、皆宜園小集、書所見、三首、

冉冉風光轉眼移。誰呼此境做皆宜。看山鎭日倚欄坐。綠葉勝於紅葉時。

青葉城高萬樹堆。一條瀼水繞其隈。金湯不道山河固。只詫天然圖畫開。

連山重疊水紆餘。橋影依稀人渡初。忽見群童蹇裳去。石湍深處捕香魚。

來會諸子、皆押青字、老叟亦傚顰、

不向東郊去蹈青。新陰待得竹林青。一塵不到青苔上。坐對青山眼共青。

病中秋懷、二首、

龍山佳會負吟盟。愁聽千林落葉聲。松老菊殘秋寂莫。更無人問病淵明。

病苦惱人眠不成。心頭悲喜萬端生。鼕鼕一夜聞城鼓。數自初更到五更。

金華、二首、

大濤衝壁碎成龍。餘勢驚奔萬馬從。莫是神靈鎭東極。擎天石柱立中峯。

山內豹、字文韜、號濩橋、稱司馬、

攀盡長松恠石間。爛然金氣照人顏。浮嵐紫翠洲何處。寧海茫茫不見山。

宿山家、二首、

獨夜溪村客夢驚。殘燈影暗覺寒生。滿山曉霧茫如海。錯聽松濤作水聲。

凜凜不堪寒透身。推窓驚見散瓊塵。埋來九折羊腸路。雪與山村作比隣。

七種菜歌

七種菜七種菜歌未終。西鳥已度東海東。鳥耶人耶其數七。攘之未必待神風。君不見人取橋邊人日菜。併將七種一手裁。

四七字、二鳥字、三人字、可玩味、今所條約七國、魯、佛、英、米、蘭、孛、葡、是也、借七字作此歌、仙臺黃門人取橋戰、有句云、七種遠一手爾寄世天、摘年菜哉、

丁卯正月念五、訪山文韜賦以自遣、非敢示主人也、

一病涉三載。幽憂未曾瘥。有書不能讀。素餐獨自嗟。偶乘春晴好。來訪高士家。門柳漸含綠。檐梅已放花。感君欵待厚。稍覺春意加。酒酣呼筆硯。亂揮字橫斜。纔取一時快。前山已暮霞。歸舍就衾枕。依然奈宿痾。

大條翠塢居、

念八日、翠雨山房、席上分韻、

久與風流絕舊緣。一朝伏枕豈非天。爲君今日相邀厚。三載重過中瀨川。

二月七日紀恩、一首、

龍鍾支得老餘年。重感君恩侍講筵。快舌猶留三寸在。春風說起典謨篇。

松浦玉圃、

購江稼圃淺絳山水一幅記喜、二首、

尤物歸吾亦宿緣。一朝過眼買雲煙。此翁故態狂如許。傾盡囊中潤筆錢。

寒泉一道下孱顏。秋在孤亭松竹間。滿幅風姿誰與品。使人謾憶老梅關。

余久藏神護年百萬塔一座、命梓人玉圃生造龕、今春告成、人或有嘲余佞佛者、詩以解之、

拜跪非關求福田。仰欽神護景雲天。堂堂和氣淸麻呂。擎日英靈照萬年。

上巳逢雪

荒年無酒取醺酣。風透紙窓寒不堪。說向都人誰復信。雪梅花底作重三。

大內主水、後稱省吾、號蕉

送大內蕉園奉命內游上國、二首、

園、後號竹溪、
伊達郡瀨上人、原野隆之進、今改稱坂本氏、業醫云、
齋藤永配、號梅翁、生江八右衛門、號物外、山岸八彌、號介庵、
大條翠塢宅、

書劍飄然去回留。三都周覽到西陬。莫貪奇勝耽山水。不是尋常汗漫遊。
天地頃來形勢殊。殷勤到處戒無虞。關心最是山陽道。澤國江山入戰圖。

送原野生歸省伊達郡贈言、二首、

聞詩聞禮已三期。一片鄉心薄告歸。今日趨庭親亦喜。嶄然已免面墻議。
後來戒汝日孳孳。大器晚成唯自期。縱是妙齡稱俊秀。秀而不實欲何爲。

三月廿日、同梅翁、物外、介庵、東萊諸子、侵曉東岡看花、二首、

不起香羅一點埃。花梢漸見宿雲開。紅暾相映淸如許。恠底無人冐曉來。
松杉風外萬花開。朶朶紅雲簇作堆。憶起都門舊詩友。春光依約似東台。

二十三日、携妻兒、再游東岡、二首、

殘櫻林下步遲遲。不恨東風已後期。一路驚紅飛動勢。快心却在落花時。
幾群羅綺逐春風。張宴林間酒正濃。且避喧紛尋別路。菜花黃裡一株松。

三月念三、溪山無盡亭、寫所見示主人。分得蒸

一溪盤復曲。水激岸將崩。嫩柳煙全散。殘花霞尙蒸。雙橋無馬過。高閣有人憑。對此天然畫。吟情進幾層。

櫻花、五詠、

未開

春寒日日等閑過。惱得詩人幾日多。宛似周王憐褒姒。百方不笑欲如何。

半開

雨促風催殆一旬。林花未見五分春。多情却在遲遲裡。纔到全開艷殺人。

全開

輕陰襯出滿林櫻。是雪是雲任客評。一片不飛春晝靜。嬌鶯自在繞花鳴。

殘花

小園芳事半消時。生怕東風恣意吹。倦蝶戀香不離地。晚花留在最高枝。

落花

只疑平地倒狂瀾。萬點飛紅滚作團。也是東皇惜花意。翻將變態與人看。

嘲櫻花詩 幷序

葦名景、字子行、號蘆洲、稱靱負、其室稱雙翠山房、松根雲溪、梅關門人、東東

山文韜要余再錄櫻花五詠。余搖手曰。陳陳腐腐。請更進其斬新者。於是作嘲櫻花詩五首。旁人難之曰。古今詠作樂花者。莫不詑以爲扶桑名花。子獨慊而嘲之。得無取笑於識者乎。余啞然曰。休休。夫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無目者不畏蛇。何有於作樂花哉。遂書以質文韜。

林梅陶菊各芳芬。秋尾春頭度幾旬。恨殺吾櫻美而艷。纔過三日便成塵。

紅雲十里看難眞。錯認桃源欲避秦。忽被狂風驚散去。無蕡其實葉蓁蓁。

千古風流櫻納言。朝朝拜禱泰山君。二旬延得花王壽。紅駐春園幾朶雲。

詩家絕調古來稀。自有歌人詞味微。何事花兮無靜意。遲遲春日等閒飛。

飄紅乍散去狂顚。剩見枝枝綠葉連。誰識良材堪剞劂。千秋華實賴君傳。

首夏望前一日、雙翠山房盛集、與雲溪、東萊、竹泉三子同賦、

雨後林園綠已成。留些春色有餘情。海棠花落紅狼藉。幾樹靈楓照水明。

苦吟詩就酒方醒。簾外夕陽天未暝。端硯尙餘殘墨在。又將彩筆鬪丹靑。

萊、茂庭、竹泉三子、皆善畫鍋屋嘉吉、

越後畫工、長谷川嵐溪、磐溪門人、

菅井岳輔、號梅關、又東齋、

大條翠塢、山內司馬、

城南嘉吉宅、看石蟬花、

薫風競發石蟬花。來賞城南郭槖家。最是妖紅狂紫外。幾盆蠻種吐奇葩。

題張嵐溪肖像

子房人中傑。狀貌如婦人。今日張爲姓。無乃其後身。風姿美無度。何人巧寫眞。雖多好女態。襟懷自絕塵。少年思不群。學畫妙入神。山水最奇偉。直與倪黃親。名噪三十載。隻幅人爭珍。嗚乎嵐溪畫中傑。藝林高手更無倫。

題梅關墨梅圖

三百篇中一句無。千秋知已屬林逋。誰將淡墨寫疎影。便是暗香浮動圖。

五月十七日、與翠塢君、及山內諸子、同游鼇麓水莊、往來得八絕句、

梅天結伴試游筇。十里村程載酒從。乍雨乍晴殊不惡。滃雲出沒變山容。

彎環一路傍溪行。奇勝迎人次第生。洗耳巖頭波卷雪。立看水石怒相爭。

好借公莊寄靜娛。二觀樓上喚杯初。溪童錯認貴人至。來獻前灘扠得魚。

涌谷邑主伊達安藝義基、號桂園、
入生田三右衛門、號城陽、
東東洋、
仙臺仙岳院塔頭、

蓄山山下一條流。相對無端憶舊遊。記得風流桂園子。紅楓時節醉斯樓。

余嘗與涌谷公子遊此、今三十餘年矣、

解來野渡繫餘舟。笑倩津丁溯上遊。源水茫茫不可極。遠山橫處是何州。

醉來扶杖步溪邊。石徑崎嶇動欲顚。百丈危礹破雲出。孤松秀在最高巓。

落日平沙釣客歸。柳陰閑却舊苔磯。臨淵羨見涎三尺。赬尾香魚幾寸肥。

回顧昨遊如隔生。塵襟洗盡夢餘情。半窓斜月人欹枕。猶聽清泉咽石聲。

賀田城陽復職

三仕還升出納臣。預期膏澤下黎民。能知爲疾用舒理。大道生財在此人。

題東洋老人畫麒麟圖、爲某生、

宣尼絕筆二千載。吁嗟麟兮奚自來。非來也畫圖而已。何有於祥不祥哉。不履生蟲角有肉。行步中矩仍中規。揭之壁上焚香祭。深仁常見太平開。

八月九日、游淨圓房、得滿字、

來訪淨圓房同游六五件。雨過炎氣微。樹密淸陰滿。三面野蒼黃。一行松

畫人茂庭竹泉、詩人鈴木春山、
山內司馬、高野彪、稱仲人、

續斷。金華何處靑。遠海雲將散。

中秋

海雲容易變陰晴。今宵只恐負吟盟。隱現有時呈半面。嫦娥亦自解人情。

和竹泉、春山、雨中游松島之作、二首、十七日、自松嶋寄來、

擬賞良宵松島秋。頑雲無奈阻行舟。壯君衝雨尋奇景。不落風流第二流。

笠蓑侵雨訪松洲。果是山靈不負游。島暗松明別天地。海雲漏月報中秋。

又和春山五律

讀君松島句。直欲命輕舟。地占無雙勝。月逢三五秋。貪看雲態變。飽作雨奇游。我少奮飛力。回頭慚白鷗。

九月朔牢晴、促濵橋父子、游三居澤、歸程枉路、訪高野氏枕流亭、得四絕句、

亂石抽沙路不平。幽花問草媚秋晴。霖餘水漲黃牛渡。人駕奴肩揭且行。

老樹參天午欲昏。懸崖千尺瀑聲喧。水晶簾內劍光閃。安置靑銅不動尊。

西大條源四郎號圯南、大條翠塢、醫高屋章字廷異稱喜庵、號雲橋、

東西隔岸變風光。沙路彎環橋影長。山紫水明秋一色。鴨崖依約憶山陽。

高天如拭亂山青。咽石泉聲倚檻聽。欲賞城中第一勝。秋晴來上枕流亭。

余今春病起。東岡看花以來。經夏及秋。聽泉龍麓。觀瀑三澤。水石坎止之奇畧盡矣。獨未訂看山之游。一日圯南主人。誘翠塢君。高廷異。及余三人。登城西之山。引煙嵐挹紫翠。嘯傲終日。始得了看山之福焉。乃賦六絶句謝主人。兼示翠塢諸君。時丁卯九月初六日也。

觀瀑聽泉樂未休。登高復訂舊風流。秋晴重九前三日。敢後龍山落帽遊。

出城十里此攀躋。觀國嶺邊丹壁間。一鼎無茶瓢有酒。松聲靜處見秋山。

遠樹高低平緑蕪。海山斷處淡將無。旁人指點金華是。大腹尖頭似寶珠。

仰首一聲呼快哉。狂顚不覺被人咍。七峯競秀紛飛舞。鬟髮如雲揖我來。

遠若奔蛇近若龍。群巒畫出翠嵐濃。何人更洗丹青筆。淡墨掃來烏兎峯。

我少登高作賦才。煙光凝紫夕陽開。飽餐恐折看山福。割愛相追下嶺來。

後藤正左衞門、後改稱佐和正、

送後藤生士徽啣命之上國 九月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借此悲痛語。爲君說昔時。 天子九重上。垂拱自平治。遠夷來求市。非關穿窬私。咄哉浮浪徒。過激唱義旗。先生號則可。尊王與攘夷。如何逞恐喝。厲民掠軍貲。徒死報國恩。究竟何所爲。方今朝廷改。萬黎仰威儀。一轉禍爲福。勵精張四維。邊津許貿易。富强亦在茲。更聞寛大政。恩威及西陲。燕趙悲歌士。改圖自矜持。天運漸如此。鼓腹已有期。雖然古賢戒。居安不忘危。擢君擬繡衣。此意豈難知。風聽記臚言。朝市索靡遺。而審其虛實。反求有餘師。去矣大有年。黃雲穲稏滋。好待歸鞍日。痛飲傾百巵。

題松島奇賞後

或失麤豪否則痴。古來松島果無詩。卷成笑問三十首。孰是黃絹幼婦詞。

十月。游浴柵南温湯。四首 十二日發、廿七日歸、

長松十里鬱成堆。云是原田某所栽。老賊何心危社稷。百年遺得棟梁材。

佐々雅樂、石田正親、泉田志摩、葦名靱負、

英雄游浴跡成陳。山喚鎌倉自有因。治得傷鷹今底處。一間茅屋祭湯神。

蒸煙浮處是温源。幾客來投巖畔村。夜久樓樓人語寂。山高月小水聲喧。

暖流煙散碧潺潺。浴罷呼杯薄晩間。青女多情駐秋色。白雲紅葉滿前山。

十一月初五日、從二大夫佐佐、石田、兩參政泉田、葦名、觀洋製大舶於松島之潛浦、舟中得十絶句、

晴波碧漲白鷗天。欸乃聲中破午煙。嘯傲海山餘事耳。同舟諸老檢洋船。

餘崎東去海灣環。放馬洲邊桂島間。一轉從前慣看眼。外洋遙望内灣山。

萬松活動若游龍。仙島神洲到處逢。隔岸連山時隱現。雪明白石不忘峯。

日和山頂俯寒松。暮靄依微淡帶濃。一掃鉛華眞境露。秋晴何必大高峯。

晷短程長去路難。津亭夜宿避風灣。儒生何幸同燈火。連枕大夫參政間。

寒風澤畔命官艚。棹手爭先氣勢豪。島轉灣廻潛浦近。三檣突兀出松高。

余奉命、名此艦曰有功丸、取易渙卦之傳也、

滿船苞米積成堆。萬里東洋去復來。乘木有功功幾許。只欣航海路初開。

開物莫如舟楫利。就富成強頼此權。願積洋銀千萬帑。更收幾隻火輪船。

曉汲潮華日夜烹。汀煙高颺白沙平。千家鹽竈名空在。新闢東灘十九鐺。

觀止篷窓酒也醒。西山落日覺寒生。歸舟忙蕩八丁艣。送到鹽津紅未傾。

本藩新購蒸氣船、崇聞之不堪驚喜、賦二絶句、

心期已在廿年前。新購西洋蒸氣船。垂白老翁狂欲死。東藩初見火輪煙。

鵬翼如雲駕半空。一鞭飛渡海西東。祖宗二百年來志。待得扶搖萬里風。

元適子、

送魯庵小野寺生遊學函館　十一月

聖人之道人情已。能通人情是中華。欲知夷狄爲禽獸。狡黠欺人思乃邪。我聞魯西大無匹。九分世界居其一。窮髮之北雖然陋。樸茂成風多沈實。鎖國一放諸蕃來。英佛爭先利場開。魯西獨在蝦夷北。百般技藝育英才。到頭國大志亦大。欲將博衆施四外。魯生學魯固其宜。參也之魯一貫之。教學何曾論彼我。以文易藝自兩可。華夷辨盡惟人情。四海之内如弟兄。

某先生將西游、賦此代贐、

先生號則可。尊王與攘夷。問其所以攘。成算安在哉。苟破和親約。曲直果

片平大丞、

鹽竈神社別當、

屬誰。終使衣冠會戎馬無已時。國家有長策。棄舊新圖之足食仍足兵。其機全在茲。箇中好作用。先生知不知。

送但木大夫赴京師

先制人後制於人。古賢一語戒因循。譬之國手下棋子。着着不敢落後塵。東海大藩天下聞。帶甲十萬士如雲。守護天朝衞幕府。舍我其誰任在君。臨別慷慨不堪悲。請越尊俎一言之。兵備軍謀抑末矣。只審順逆與公私。

送片平大夫祗役江都

聖人不滯物。能與世推移。旨哉正則語。要亦在知時。君子于役既有期。東門之餞豈無辭。知時一言聊相贈。柔與剛唯君所爲。

法蓮寺雪望三首

勝畫樓前活畫圖。海山雪霽似平湖。夜來白盡萬松綠。一點青螺籬島孤。

日出群巒變紫金。松梢留白映湖心。初知氣象萬千妙。看自朝暉到夕陰。

出羽上山藩老、金子謙、字鳴卿、號得所、稱與三郎、晚改六左衞門、丁卯臘月、圍攻薩摩邸、中丸斃、磐溪、丁卯秋遊上山、

夜宿海樓孤枕寒。半林梅影推窓看。賞心到此豪無恨。雪月奇明辨島山。

紀丁卯臘月廿五日事二首

賊魁在汝不容疑。請受甘心汝勿辭。三寸舌端論未決。疾雷已挾電光來。

前門放火後門燬。七曲邸墻三匝圍。不是狻猊亦全力。檻平果載亘鯢歸。

聞金子鳴卿奇節哀泣之餘賦此以弔二首

紅銅門外熕餘塵。追擊相爭脫走人。暗砲一聲非戰罪。君前致死即忠臣。

山城對酌如疇昔。何料終成永訣杯。一曲悲歌數行泣。爲公激賞爲私哀。

除夕作四首

性只耽詩無用人。主恩優老又迎春。七年三百六十首。不負半間風月身。

既非言職更何言。淵默雷聲道自存。讀古人書忘老至。倦餘呼酒也君恩。

門外無人責債來。寒燈守夜且傾杯。三千里外伊丹酒。醉對盆栽綠萼梅。有人送攝酒、市尹又有盆梅之贈、故云、

都門桂玉混塵埃。世態變遷知幾回。歸去七年安樂土。春風又見上仙臺。

大條翠塢、
中村權十郎、
瀨脇爲好、號秋水、稱拙藏、後改稱大築氏、
大條翠塢宅、

戊辰新年狗日

獻刀獻馬賀開春。緩急趨時是此臣。一爵恩波澆到骨。不遺芻狗再陳人。

戊辰二月、送大條大夫之京師。宮城丸船中作

折衝尊俎舍君誰。日月在天寧受欺。却是東皇公事急。山花莫負滿開期。

送中村監察 同上

遙在東陬望帝畿。人間得失一枰棋。傍觀自有分明眼。甲是乙非龜卜知。

五串溪 在奧州磐井郡磐溪是也

夾水丹崖一丈餘。五層懸瀑貫珠如。溪山慢自誇耶馬。有此天劃奇石無。

失題 戊辰

歸田失脚且逡巡。欲向誰家來卜隣。十里溪山奇絕處。併將泉石付他人。

送婿瀨脇拙藏之東京 己巳二月

天收宿雨放新晴。煥發精神在此行。短驛櫻花長驛柳。好風送汝到東京。

庚午林鍾、此君亭小集、賦呈主公二首、

松根抱石護幽庭。詩畫清談細可聽。不恠胸中有成竹。主人自喚此君亭。

書室劣容三兩人。一瓢酒足取微醺。何唯修竹千竿富。當屋長松亦此君。

魯庵、改稱魯一、

小野寺魯一、來告受命遊學魯國。席上率作賦贈二首 庚午六月

炎天六月發皇和。去破南洋萬里波。紅海新通地中海。火輪容易輾將過。

越佛過英向海東。周游魯國兩都中。區區貿易何須問。要學深沈大度風。

庚午仲秋

秋後殘炎未覺寒。清光如水坐宵闌。痴情恐被洋人咲。天上地球爲月看。

庚午冬至

追思往事夢難眞。一覺恰逢南至新。殘菊猶持霜後操。寒梅欲洩臘前春。存身久學神龍蟄。屈節寧求尺蠖伸。老矣青雲縱有路。慚爲芻狗再陳人。

掃塵行

掃塵又掃塵。一室忽一新。破窓換舊紙。朝來天易晨。精良排筆硯。縹帙紛

雜陳。以此送吾老。不必愧蒼旻。寄語世間大丈夫。掃除天下知何人。

寄都門諸舊友、二首、

杜門不出幾年餘。此老倔强平昔如。都下親朋若相問。眼明猶讀古人書。
大城不改舊山河。遠客同舟逸興多。嬌妓能消亡國恨。分明曲裏唱京歌。

辛未立春、二首、

去年咄咄頭將斷。食不下喉危幾旬。幸矣天公不吾棄。七十加一又迎春。
且向梅花侑一卮。與君眞箇舊相知。春寒未出柴門得。等待東風啓蟄時。

聞東岡花時盛、有此作、

閉戸三年不出家。春風何處醉煙霞。早櫻飛盡玉蘭老。又負釋迦堂外花。

辛未春盡、二首、

一幅遺書手澤存。呼囘七十一年魂。今春兒亦七十一。偸得餘齡拜大恩。
仕官無狀蒙嚴譴。閉戸蕭然感晚春。泣向遺容何以謝。三逢春盡尚囚人。

將移家於京、留別、

更盡一杯君莫停。明朝去入帝王城。杜鵑有意還無意。啼送不如歸去聲。

詠瑳玖羅花。

麗日照來雲影白。暖風吹散雪花香。果然天下無雙種。產此眞王一姓鄉。

芳野看花

芳蹊曲曲入烟霞。幾處游人笑語譁。誰道南風終不競。年年吹綻滿山花。

老松

棟梁無用老龍蟠。且伴梅花立歲寒。自是遲遲含晚翠。不妨曾作大夫官。

雨中白牡丹

麗質不須朱粉施。只將微雨濯凝脂。春風扶起嬌無力。恰是華清賜浴時。

看棋

一枰看到夕陽斜。幾陣風雲變態多。想見七十餘黑子。傾翻白帝百山河。

題畫

月暗蘆花白。維舟古岸松。何人吹鐵笛。嘹亮起魚龍。

四時雜詠

花開多俗事。轉瞬已殘葩。却羨郵亭客。花時不在家。

花落江塘暖。春田人未耕。誰家女公子。采采紫雲英。

芳事未全歇。春山步晚霞。林風送香氣。不辨是何花。

浴罷坐池館。蘋風吹髮清。不見松際月。月在水中明。

奔雷鳴不已。快雨一時來。俄頃放晴色。柳梢涼月開。

夜熱尚煩溽。移床臨碧潭。柳陰蝙蝠去。影淡月初三。

寒蟾倚山落。殘夜夢驚回。不辨風耶雨。秋聲度竹來。

曉窓寒不寐。臥數遠鐘聲。松影時明滅。奔雲與月爭。

只訝傾坤軸。怒號終夜風。朝來歸一寂。滿地墜楓紅。

籬菊凋殘盡。霜威日凛然。茶梅紅數樹。粧點小春天。

寒宵人定後。雪月兩奇明。錯認東方白。痴鴉啼有聲。

夜雪埋門巷。無人叩我關。千竿修竹倒。突兀見他山。

孝靈朝

淡海紫瀾成大灣。蓮峯突起碧霄間。千秋積雪無冬夏。仰見坤輿不二山。

應神朝

孤竹弟兄難比倫。三年讓位一何勤。得非聖教感天性。百濟初傳論語文。

安倍宗任

朝家莫把武夫輕。縲絏在身心未盲。慣看寒香一枝雪。梅花之外有何名。

新羅三郎

萬樹秋風孤月明。鐵衣露滴不勝清。寶笙吹送離鴻曲。欲寄吾兄慰遠征。

小松內府

號泣所天兇暴深。至誠諫勝頂門鍼。恠君能卻宋醫術。祈死熊野知底心。

平重衡

慢言鬼武逞殘虐。慰藉諸平儘有餘。一曲楚歌千手酒。惨於俎上置刀魚。

曾我兄弟

轟天金鼓震山麓。驅逐毛群圍狩初。中有蘇家義兄弟。復讎容易殪豪豬。

松下禪尼

八世小康誰助功。清風松下有尼公。細心糊補破窓紙。訓與兒孫欽祖風。

最明寺時頼

一家儉素樂團欒。弊盡朝衣不覺寒。盆底餘些殘醬在。醺酣堪結徹宵歡。

芳野懷古

也似越王棲會稽。南山半壁拄天時。春宵夢覺櫻花月。記否三郎十字詩。

太田道灌

村女應門未發辭。獵歸逢雨乞蓑時。有華無實君看取。捧出棣棠黃一枝。

武田信玄

才兼文武數斯公。一激終能學國風。斥候他年辨潮落。水禽聲在遠洋中。

驚倒暗中跳銃丸。野田城上笛聲寒。誰知七十二疑塚。不若一棺湖底安。

上杉謙信

春日山頭鎖晚霞。驊騮斷盡有啼鴉。惜君獨賦能州月。不詠平安城外花。

織田信長

尊王排佛志堪酬。叡岳依然護帝州。一自山僧就焚滅。繞宮鴨水亦安流。

足利義昭

顚倒恩讎自敗功。十三世業一朝空。鞆津秋老蘆花月。果否天公慰寄公。

秀吉誅光秀

縞素兼程日夜奔。誓誅逆豎答君恩。猴郎自是見機早。不待新城三老言。

太公望賛　應敎

當初牧野已鷹揚。元老最欽眉壽長。一卷丹書唯敬義。輔成周室及三王。

太公釣渭圖

渭上漁翁八十餘。滿胸韜畧久森如。釣針曲直何須問。意在鷹揚不在魚。

前輩一齋翁詩、誤被文王載得歸、一竿風月與心違、想君牧野鷹揚後、夢繞磻溪舊釣磯。余謂詩則佳矣、恐非太公本意、安有通商工利魚鹽

之呂尚、而再思舊釣磯之理乎、按史、以漁釣奸周西伯、奸字可味、

屈原

湘纍奇節等閒高。魚腹葬身徒自勞。却把文辭傳不朽。賦前風後有離騷。

讀漢紀八首、四首載在愛古堂漫稿。

重瞳隆準孰雄雌。論力不如强楚威。誰識縱觀始皇日。片言已判廢興機。

帳外楚歌聞始驚。英雄失路可憐生。拔山力盡數行涙。駿馬美人空有情。

乃公得意沛中春。父老淋漓泣舊因。一曲大風加海内。歌兒百有二十人。

圯橋相遇定何因。一卷授來誅暴秦。恠底當年隱君子。前身莫是渭陽人。

賈誼

時遇漢文空有榮。才高不用奈斯生。長沙未到賦先就。造託湘流弔屈平。

闒茸尊顯、佞諛得志、蓋自傷被鄧通讒也、

董仲舒

天人之學治安策。漢代兩賢文武開。若把寸心論得失。江都德勝洛陽才。

光武

黄鉞誅王握赤符。中興盛業古今無。後來胡羯何爲者。敢向中原欲並驅。

先主

梟雄未必滅曹瞞。失箸風雷太險難。却用恕辭歸蜀漢。千秋知己是新安。

周瑜

周郎一炬萬船空。赫赫高名赤壁風。恨殺當年黄蓋策。無人艶説積柴功。

謝安圍棋圖

一局殘棋未收子。屐傾淝水捷書新。中流直鼓不成列。風鶴皆兵驅走秦。

前赤壁圖

古戰場荒赤壁開。扁舟與月暫徘徊。千秋灰燼周郎火。忽被洞簫吹起來。

後赤壁圖

二客相從復上舟。風清月白酒堪酬。一錢不用青苗利。買得秋冬兩度遊。

張仲景贊

陰陽合二氣成此天地人人爲萬物靈有時病吟呻神農已逝矣越人亦沈淪卓彼仲景氏著論濟斯民所說乃陰陽寒熱察萬因運用在後醫千古仰同春。

依卜加得像贊

貌矣神農氏赭鞭驗百藥中古亞歐間崛然醫聖作發揮解剖術據實知其常玲瓏視肺肝奚翅垣一方然後運刀匕着着中肯綮後來諸賢哲雲仍拜祖禰扶桑具眼士奉爲司命師儼乎其容貌景仰永在玆。

牛痘歌爲達生堂主人　醫、菅野東水、

人生有二患痲疹與痘瘡痘瘡最慘毒十兒九夭殤一自牛痘來西洋保赤功成萬人慶其法種之嬰兒臂不日現點叉灌漿結痂落醫游戲中曾無心憂及爺孃誰傳此種播奥陽吾黨東水是濫觴其事草昧人人疑百方開諭纔破荒今日相逢說種痘無人不稱達生堂嗚呼達生之名傳無彊補將兒壽萬年長歌終西望謝阮老阿片毒不到扶桑。

節婦阿辰詞　藩士、志田郡、坂本村、鈴木八太夫妻、事在正德四年四月十四日、

舅氏乃我父良人我所天吾天却被誣吾父誣人倫大變莫甚焉告實若父何不告若天何欲全天與父之際一死之外更無他入室刺其子白刄貫喉死鮮血淋漓戶外流哀痛一書泣天地吁嗟乎世間滔滔人盡夫節烈如辰有幾乎。

捕賊行　贈吉川九郎二子、本間八郎

總野蜂屯群不逞劫民奪財勢頗猛八州巡吏率徒屬傳檄州郡執首領膽氣堂堂吉川子誓捕奴輩刎其頸先探巢窟入藻原賊徒已散席尙溫急驅士人罵於後揚鞭追及剃金村放砲逼之賊曰鬪揮槍飛來便却走大呼募命賊乃諾若崩厥角各就縛捕五人斬一人餘賊奔竄不見塵此時非有本間相掎角殆使賊徒盡脫身嗚呼捕兎用全力二人同心有此獲君不見武夫恒言以死期眞箇期死果是誰。

貞婦行　贈富松老人、藩士、富松總右衞門妻、事在文久某年、

今古有志士。家貧思良妻。夫人於內助。所係亦大哉。富松老人起寒士。升爲顯職誰階梯。細君議食中饋力。譬之運糧蕭何才。而況相敬如賓主。朝昏擧案與眉齊。良人漸老風左腕。宿好不離讀書棲。黽勉同心不曾怒。坐臥右挈又左提。君恩準擬旌門典。新賜綿團雪一堆。嗚乎良妻之良有如此。其名曰貞豈徒爾。君不見梁家孟光婦德多。一生只和五噫歌。

孝夷行（蝦夷久奈志利島會長事、在元治元年七月、以下三首、係應教之作、）

人中有夷種。夷裏豈無人。絕島孝子名秉作。長眉多鬚赤心純。少小事母能奉養。母老喪明益苦辛。爲築穹廬安牀榻。夏凊冬溫全天倫。捕獵虎。射海豚。有時佃魚暫離側。丁寧戒妻侍衾茵。人道蝦夷種。吾謂之良民。嗚乎人中之夷君知否。博奕飲酒不顧親。

江島千代歌（牡鹿郡江島農總五郎妻、事在慶應某年、）

金華山外碧海波。鷗背一點浮青螺。云是流人投竄地。遠望使人淚滂沱。忽有島吏傳好語。孝心貞節萃一女。驚喜起問其人誰。舅曰五衛婿總五。郎已病來嫁初。荏苒難醫腐骨疽。婦也事之無倦色。湯藥厠牏勞何如。更有祖翁稱彌總。年七十三病擧動。黽勉求之匍匐救。肯使舅姑疲扶擁。前妻有子名七藏。恩如所生教且養。自餘三子亦義兒。不衣蘆花皆挾纊。嗚呼千代至性泣良民。民之秉彝懿德存。餘風倘能及諸島。流人亦蒙感化恩。

縛狼行（江刺郡歌書村農榮之助妻、事在慶應三年四月五日、）

歌書村裏農夫榮。其妻縛狼事可驚。榮乘薄晚巡馬房。有狼衝突榮輙僵。狼跨其上噬左手。榮極腕力壓狼首。妻飛炬火來燭之。夫被狼伏身殆危。急取勁繩抉兩齶。痲索縱橫縛其脚。繫之大橛防奔逸。榮也裹創纔入室。人性誰無惻隱心。妻之救夫情何深。而況倉卒收暴怒。不出打殺出生捕。漢律捕豺購錢百。今日賜金誰曰薄。匹婦除害有如此。城中法吏能無恥。君不見漢安御史其姓張。不問狐狸問豺狼。（埤雅云、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漢安、後漢順帝年號、張、張綱也、）

宇和島藩祖伊達秀宗老臣、山家清兵衛、事在元和五年、

和靈明神歌 明治三年七月作

支藩有臣曰山清。爲人廉潔持公平。襁褓爲傳能誘導。及其成立漸諫爭。幼君不勝讒言切。讒間乘之羅織成。維歲己未六月晦。奸黨衝冥入臥內。四維斷落碧紗幮。揮刀亂擊首乃碎。自有靈魂不忘君。夜夜侍旁坐不退。公亦感悟克自新。一念悔過謝忠臣。奏之 天子請追號。勅賜和靈大明神。嗚呼自古死諫不爲少。英靈如此有幾人。作歌高唱神壇上。猶覺君蒿悽愴爽然來襲身。

山行 以下十三首、存福堂詩讖舊稿中者、

不知嵐氣撲人衣。步步扶筇上翠微。幾處紅燃山躑躅。一川香迸野薔薇。逐涼時倚古松立。貪勝誤尋旁徑歸。忽見濕雲生脚底。半峯殘雨掛斜暉。

菊池三溪曰、以圓熟之筆、行綺艷之詞、正是律詩正格、吾輩所宜取則、

那智瀑布圖、得江、

熊山大瀑稱無雙。絕壁長松卷怒瀧。只訝雷聲轟地底。白龍抱玉自天降。

三溪云、水明七字、從柳州小石潭記來、不見痕跡、所以爲老手、

水亭待月

汀烟漠漠水淙淙。忽見金波漲遠江。知有吟僧來敲戶。隔籬吠月一聲尨。

采蓮曲

采蓮女子水爲家。瀲灩搖波鬢影斜。一曲嬌歌鼓枻去。鴛鴦夢在隔湖花。

神林保、敬甫曰、此種詩、先生偶一爲之、乃細膩綺麗如此、所謂大家無不有者、

謝人贈新茶

吾素無煙性。偏憐茶味奇。一家鴻漸法。七椀玉川詩。午睡始醒處。宿酲纔解時。慇懃故人意。千里送槍旗。

山中夏日、二首、

欲學碩人薖。移居在澗阿。水明魚影閃。林密鳥聲多。晚日沈青嶂。新蟾挂綠蘿。山中涼若許。城市定如何。

大須賀履、子泰曰、嚴遂成詩、池深魚氣靜、樹密鳥聲歡、與此詩相類、未知其優劣何如、

晚晴新浴罷。移榻古潭南。高柳收蟬語。遙山送夕嵐。天高懸月一。水定見

星三。老子乘涼夜。醺然酒尙耽。

山中讀書

讀書不可窮。牛汗又棟充。讀之自有訣。吾慕古人風。陶不求甚解。大意諸葛公。然後質夫子。深沈折其衷。山中有餘地。着此無用翁。清泉對茂樹。白日可以終。身世有如許。何必問窮通。一笑鉛槧業。尙期不朽功。

敬甫曰、是蓋先生平生所持論、故其詩無他奇拔處、章法整然、

子泰曰、此等詩、在先生不甚費力者、然他人苦思、竟不可得、

三溪曰、不求一句好、而求全篇好、唐宋大家莫不皆然也、其繪句彫章、求工於肇峴、要非大家本色也、敬甫曰、無他奇拔處、余推以爲奇拔之極、子泰曰、不甚費力、余揭以爲大費力、其所見與二子背馳、聊書以取斷於先生、

和東坡書壁詩韻、作尖叉四首、

坐來愛見雪纖纖。寸鐵今無白戰嚴。李老豪懷一片席。謝家清賞滿空鹽。釣魚翁去飄蓑袂。賒酒童歸掃笠檐。日暮鐘聲知底處。香爐埋盡數峯尖。

雪水煎餘雀舌纖。茶香散盡暮風嚴。吟蓑有客鞭蹇衛。游舫何人載笑鹽。

太田字稱盛、號三峽、

落木千山花滿徑。寒村一帶玉連檐。彤雲漏日溪邊寺。隔水分明辨塔尖。

黃雲黯澹送昏鴉。門巷蕭條絕馬車。泉水無聲流寂寂。天風有態舞斜斜。臨池柳着尋常絮。繞屋梅開頃刻花。一綫纔通草鞋路。表歧松堠失三叉。

坐數瑤林點點鴉。野橋不必命驢車。寒侵硯北氷痕合。風約墻東鱗片斜。折竹有聲驚爆火。枯楊幾處誤生花。我無奇思酬奇景。袖手空慚溫八叉。

後詩韻、依太田三峽生所暗記、後閱東坡集、前押花、後押家、而無斜字、遂又賦一律、以補前過、

一色黃雲已暮鴉。匆匆短景似奔車。高田種遍千層玉。古木粧成六出花。野渡迂流移別渚。山村直路到隣家。漁翁何事衝寒去。報道前灘魚可叉。

敬甫曰、以上數首、漫然讀過、似無深意者、然其詩清高秀麗、蓋非不倣人顰者不能言也、

子泰曰、清高秀麗四字、評得先生詩確當、不獨此數首也、

又曰、險韻疊用、不見苦澁之態、若使髯蘇觀之、慴服不唯拜涪翁也、

三溪曰、以清高秀麗、評先生詩、恐非確當、余改以清秀奇拔、不知先生首肯否、

磐溪詩鈔四編

南遊十日稿

日涉園主人著 兒復錄

發仙臺（元治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埋頭亂書裡。兀坐不窺園。今日出城去。鶯花遍曠原。

花町

滿村花歷亂。片片撲征袍。聞說先公愛。無家不種桃。

岩沼

出郭三十里。殘花巖沼春。門邊問童子。來拜竹駒神。

青根

一旬請休暇。來浴碧巖泉。澡盡烟霞疾。飄飄骨欲仙。

不忘山

古墓寒煙裡。遺壘荒草間。閱來與廢事。千古不忘山。

赴角田途上、二首、

伊具郡角田邑主、石川邦光、

忘嶽遠愈崇。輿窓指顧逢。兒孫皆綠髮。頭白丈人峯。
碧水引吾左。一條白路平。遙林露板屋。云是角田營。

春盡逢先人忌日

一自椿花落。三十八忌辰。六旬兒未死。風樹感殘春。

角田公子松巢君、邀飲余於清暉閣、賦呈鳴謝、

萬頃烟波涵太淸。湖樓迎客坐春晴。咄嗟辨酒觴無筭。咳唾飛珠筆有聲。
白雨纔收遠山暗。長虹半斷夕陽明。南游奇絶平生快。夢寐何忘他日情。

附、兒復次韻、

烟水涵虛徹底淸。須臾急雨變陰晴。滃雲日暗山三面。空翠松深鶴一聲。坐客揮毫皆活動。
主公裁句獨精明。如斯盛會逢春盡。飄絮飛花無限情。

論語竟宴詩

余爲角田公子講論語、以五日終學而一篇、因提其要、賦以奉呈、

令色巧言鮮矣仁。囑君休枉費精神。不從參也學三省。讀了亦唯斯等人。

留別松巢公子、依其見贈之韻、

不將考朽棄斯翁。文酒盈旬辱合同。但使人情無厚薄。寧論世態有通窮。
促歸鵑語何多事。惜別鶯聲枉費工。相値相逢更容易。仙城咫尺馬牛風。

附、公子原作、

莫將名利說斯翁。詩席文筵得暫同。幾度周旋情豈盡。一朝離別恨無窮。何堪綠樹鵑聲急。
生怕花陰鶯語工。綰柳重期他日約。秋荷香散太湖風。

別寓館主人

路隔纔十里。相交只半旬。臨別何濡滯。爲君情意親。

下逢隈川

一棹下逢水。花灣又柳堤。連山靑遠近。轉瞬失東西。

玉崎

柳岸維舟去。來投白玉崎。牡丹紅未綻。魏紫獨離披。

歸家 四月五日

樹色變春夏。彌旬歸到家。高枝引長蔓。倒掛紫藤花。

南遊十日稿

松島奇賞題詞

季商三五卜奇晴。七十洲邊放艇輕。好擧仙家佳眷屬。來遊雲海小蓬瀛。天從雨後超然遠。月到深秋越樣明。似讓新詩音節壯。萬松唯影不聞聲。

戊辰之夏 枕山大沼厚

才情超逸筆生花。餘事詞章亦一家。篇數宛然三十輻。留爲勝地指南車。

辱知生美作赤松元

神林履　赤松元　鈴木惇　評

鈴曰、起得自然、
大沼枕山曰、塞馬蕉鹿、自然妙湊、
神曰、塞翁二句、呼起下十三夜月、過接之妙、匪夷所思、
枕山曰、結二句、蕩起一篇之意、
赤曰、能作肯如何、所謂不

松島奇賞

觀月唱和

磐溪老人輯

丁卯中秋。與大條明卿高屋廷異二君謀。將泛舟賞月於松島。前夕逢雨。遂不果。是夜燈下無聊。賦長句六韻。寄似二君。

一年一度好中秋。海內勝境是松洲。更約同調二三友。欲擊空明泝長流。何圖剛被造物妬。滿天風雨阻壯游。四檐點滴蟲聲急。孤燈影暗夜悠悠。塞翁之馬蕉鹿夢。人生得失如雲浮。自有十三夜月好。欲尋舊盟君許不。

奉和磐溪先生瑤韻　高屋章

觀月曾期松島游。生憎恠雨灑中秋。桂花無影雁聲濕。咫尺江山風馬牛。長天雲暗三千界。孤床夢迷八百洲。勇討一決豈敢廢。新盟重與二君謀。十三夜月晴可卜。飄然好去泛扁舟。百年身生能有幾。不踐此約死不休。

九月十二日。廷異來請了前約。余欣然從之。期以望夜。既而二子俄以陰晴難測見辭。余意殊悶悶。乃疊前韻以詰廷異。

天將今夜補中秋。一輪月照萬松洲。斗酒細鱗兼在此。不落髯蘇第一流。

為者、非不能也、
鈴曰、中間挿少陵張謂二句、無限感慨、
神云、一轉用廷異成句、直以息壤接之、何等筆力、
枕山曰、甘茂以一丞相、猶能罷秦兵、翁今為詩中之王、宜乎二子之不能爭也、
鈴曰、首句、愈出愈自然、
神曰、蘇壁字新創、亦此一篇眼目、
又曰、不必擬後赤壁、而風神依稀、是為換骨脫胎法、
枕山曰、讀到一輪句、想像

奈何二客不能從。殆使此翁誤清游。少陵曾唱翻覆句。張謂空歎行路悠。
騎虎之勢寧中止。仰天叱咤風雲浮。此約不踐死不休。息壤在彼君記不。

用前韻奉答先生　章

月夕繼華雨阻游。幽鬱何堪斷送秋。海內詩豪猶有恨。筆力無由凌斗牛。尤物果然造物妬。陰雲深閟萬松洲。蓑笠上程吾豈厭。此游本為看月謀。風聲波響頻攪夢。潦倒身如不繫舟。忽有家童傳吉語。夜來檐滴曉方休。

十五日。決然携家游松島。仍留一書促二子。二子遂追來。相及中途。於是看月之游始得了夙願。再疊原韻謝二君。

九月正當三五秋。月出皎兮海之洲。袁渚蘇壁皆千古。此老獨得專風流。
二客聞之躍然起。追隨竟成絕代游。一輪輾上千島際。萬道金波海悠悠。
孤鶴無聲松風寂。只覺身世恍如浮。四更夢醒客未寐。起問匏樽有酒不。

松明樓再疊前韻呈先生　章

何必庾樓袁渚游。最團圓夜即中秋。絕叫氷輪破海出。莫將喘月笑吳牛。松露滴瀝碎如玉。翠影依稀千百洲。金波汞浪多於地。可無一葦泝洄謀。篙工睡着呼不起。解纜自撐津口舟。容與飽賞雄島月。不到曉鐘肯便休。

其人於金波松翠之間、
神曰、文既清婉、讀之不問而知其詩為絕佳、
又曰、此文記而序、序而記、條理秩然、而筆筆活動、他人有是妙思、當作一篇鹽松紀行、寫出誇人、翁則任筆一揮、不少客惜、以其有一串連珠三十首也、

鹽松紀游三十首 有序

望日快晴。早晨發府。同游有待。且憩且行。未牌達鹽浦。相促上舟。時霽色益麗。海面滑平。群島奔會。爭先獻勝。舟穿萬松間而行。翠巖丹壁。鷺停鵠峙。左眄右顧。應接不遑。忽有飛雨來入舩。海雲潑墨。新月漏影。金光落海。碎波瀲灩。豈天設變套以待游人耶。奇亦甚。及至松島。殘雲奔散。與月爭行。投埔頭松明樓。既而流光入戶。清朗如晝。飲至三更。興趣益王。躍然起臨津口。則夜潮方退。舟膠不可進。陸行游雄島。過渡月橋。松影滿地。浮光躍金。四顧無人。江山縹渺。恍有仙境之想焉。既望早起。觀日出於五大堂。朝霞吐紫。光恠陸離。奇景留人。流覽移刻。歸則舟既艤在津口矣。乃揚帆指大高峯。潮候駛疾。波濤頗壯。避風於九野島。三老云。海若之怒不可測也。翻然變策。直赴扇溪。繫舟沙汀。捫藤羅以登。放眸於溟渤。日光射海。遙波鎔金。島嶼棋散。布置得宜。眞一幅天開活畫圖也。割愛而下。復轉帆南走。見富山

枕山曰、丹之天橋、藝之嚴島、皆古名勝也、吾未能有游焉、乃所願則觀松島也、

於直北。蒼翠參天。東灘之崎。青松離離。長沙如堤。忽爲一山。以接海門。松島北境奇觀也。余嘗謂。松島之勝。集天下衆美而大成者。今觀於東灘一隅。丹之天橋。何足道哉。舟達餘崎。登多門山。是亡友舟萬年（光）所創定。松島四山之一也。遠望外洋。雲濤萬里。一碧接天。近揖金華於襟帶。如嫣然向我微笑者。余嘗有句云。大腹尖頭似寶珠。今而見其全態。快甚。反瞰內灣。則諸島向背八面無所遯。亦爲松南一偉觀。但崖松遮前。不得快意騁游目。是爲可恨。下而步海濱。驚波卷沙。一前一郤。頗似畫島七里濱。時風意方好。帆飛如箭。灣崎皆走。顧眄之間。已達千家之浦矣。觀止。以十七日謁鹽神之廟。觀古釜四口於廟南之市。神代之遺。尚存煮海遺器於今日。鹽土翁之靈德遠哉。去就歸程。沿道尋古碑于市川燕澤。慨然弔古。遲徊久之。黃昏抵家。翌曉乃雨。嗚乎是游。何其幸也。連晴三日。濟勝如意。得飽極江山風月之觀。老境樂事何以過之。乃賦斷句三十首。以紀其游。若夫大高

枕山曰、一力、淵明語、用得有力、

鈴曰、老練之極、巧緻却覺平穩、

峯之壯觀。則留以待後游耳。

蘇公赤壁游前後。七月殘炎十月寒。何似高秋三五夜。泛舟松嶋月中看。

神曰、不唯時節、其境其人、亦豈多讓、　赤曰、是誠確論、然蘇公謫居幽鬱、赤壁之游、聊自寬耳、比之今日之樂、何止節候早晚之異哉、

燕尾衫成旅服輕。兩雌一力上游程。黃雲滿野秋晴好。取捷田間緩步行。

雨後殘雲次第頽。今宵卜得月明開。當天午日汗將滴。強半秋炎去却來。

枕山曰、結句、本小杜貴池縣詩、換春寒爲秋炎、別自有趣、

同游二客競先奔。追及壺碑南畔村。只合相逢供一笑。昨來折鬩且休論。

赤曰、微此客、咄々不及蘇公之游、
鈴曰、觀月之游始圓成、先生之喜可知、

江山縹渺入仙寰。魂繞青螺萬點間。酒榼茶鐺俱一席。秋航艤在蓼花灣。

赤曰、一讀有出塵之想、
枕山曰、結句、細淺可愛、

風帆近掠岸邊松。遙見群巒走若龍。幾處灣崎巧交代。前洲纔綻後洲縫。

神曰、岸巒灣崎洲疊出、欲改轉一句而竟不能換一字、
枕山曰、詩語奇巧、却是無縫天衣、

青松丹壁逐舟移。島島可圖仍可詩。翻笑吟翁稱老佛。恠奇之外贅無辭。

鈴曰、自坡公望湖亭來、

赤曰、有仙氣、

枕山曰、詩亦以淡冶勝、

神曰、有字有力、不知詩味者、必用帶字、

補綴皇媧五色石。萬松留在不周山。只疑地缺天崩後。鬪此羣仙游戲寰。

晩來白雨入舩多。奇景使人呼奈何。潑墨滃雲包月去。餘光落海碎金波。

神曰、落想從天外來、
赤曰、奇想妙語、

瑞巖寺畔暮鐘聲。輟棹津頭認火行。今夜何樓最宜月。水明不問問松明。

津頭旅店、水明樓、扇屋也、松明樓、松屋也、而松屋看月勝扇屋、遊客所宜知也、

半夜津樓酒未消。雄洲西畔試逍遙。纖雲不動天心月。人影依稀渡島橋。

月搖松影上吟衣。石徑高低步步移。探盡雲居坐禪窟。挑燈立讀一山碑。

雄島、有僧賴賢碑、宋僧寧一山所撰且書、慊翁記中、筆致清勁、鐫法特妙、余行天下、未睹其比、

天東紅紫一條長。晨起憑欄候曉陽。島島分明辨松翠。初知淡抹勝濃粧。

一島纔過一島長。雙橋駕處履秋霜。曈曈日上金華外。映出松間五大堂。

鱗紋竹柵繞巖扉。渚館高臨觀月磯。昨日小君停彩鷁。戲沙鳧雁有光輝。

片帆遙指大高峯。半路逢風倚島松。水闊波驚行不得。船頭戟手罵蛟龍。

赤曰、蛟龍豈作後游之地乎、
枕山曰、結句豪語、是其本色、

神曰、眞有聲之畫、不必假倪黃手、

赤曰、倪黃手、夫子自道也、

枕山曰、二首好竹枝、前首、據實叙景、殊有至味、

海門中斷望東灘。依約天橋駕碧灣。十里行松青一帶。白沙盡處是圓山。

半壁天開峽勢孤。群螺點綴小仙區。彩毫誰借倪黃手。畫做扇頭平遠圖。

十八應眞瑪瑙光。奇相藏在海無量。可憐劫火逞炎毒。不見殘僧依古房。

扇溪海無量寺、本藏瑪瑙十八羅漢、見南山師紀行、而災後不知所在、可惜、

直北高峯見富山。刺天蒼翠杳難攀。風帆横截鹽松際。送到多門山下灣。

誰向松南鬪一場。欲呼亡友萬年光。島無面背皆奇絶。隔斷煙波内外洋。

舟山光、字萬年、著有鹽松勝譜若干卷、

海崎遺勝有誰尋。古廟荒凉蘿薜深。可惜崖松遮遠目。不教游客快吟心。

遠浦潮來帆影飛。霞横籬島夕陽微。幾羣白鷺潔於雪。粧點青松待我歸。

赤曰、亦侶魚蝦之意與、
枕山曰、自錢起不改清陰待我歸來、渾然無迹、

鹽神廟下一千家。災後街頭氣色多。土木聲中人未散。樓樓已起竹枝歌。

水色山光翠欲流。繁華呼做小揚州。歌聲笑語夜將午。月白橋南十九樓。

神曰、詞氣優揚、
赤曰、好箇鹽浦竹枝、使樓樓唱之可也、

神曰、妙在用碑中之語、又曰、二首咏古上乘、

枕山曰、觀樂之餘、以感慨結之、旨哉、鈴曰、先遊者云松島之奇、在富山起此論者、獨我磐先生、何等識見、神曰、誠然、又曰、三首品藻巧當眞松島月旦評也哉、鈴曰、先生意蓋在北宗、以余觀之、似不必然、

市川橋畔天平碣。燕澤郡中蒙古碑。天下江山看不足。又尋古蹟入新詩。

去京一千五百里。曾築邊城鎮奧東。今日皇風洋溢遠。蝦夷絕域版圖中。

喚起神風攘外夷。弘安英斷百王師。可憐萬骨葬魚腹。片石空留離合詞。

赤曰、百王師三字論斷、而前後叙事、字字挾風霜、
枕山曰、此首不署作者之名而示人、亦知出於翁手也、

雨窓呼枕醉高眠。魂夢攸揚尚在船。彷彿金華青未了。秋帆一片蹴遙天。

吾昔蓬飄游此島。海山在眼故依然。誰知世變幾陵谷。掄指茫茫三十年。

大觀爭詫富春山。吾眼過高自異端。爲是東洋太空闊。縮成盆水假山看。

名區何境見天工。舟子四山論未公。畢竟島廻松轉處。活畫圖在泛舟中。

碧水丹山翠靄濃。海門帆影白重重。若將畫法看松島。可做南宗做北宗。

昔人云。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是卷之成。余更作三絕句。以擬松島月旦。不知後來游者。讀之果能首肯乎否。慶應丁卯菊秋十又九日。半林下人磐翁識。

遊戲餘興三十餘首。輕澹着筆。不必費力。而一種風神。融化渾成。有自然之妙。境之與遊。宛然如睹。恨不能執策以陪其遊也。燈下拜讀。伴者水仙一莖。花始吐香。乃誦謝茂榛詩曰。月爲精魄水爲神。素質先迎雪裏春。羅襪凌波斷行迹。誰能喚起弄珠人。此詩可以評此卷。

臘月初七　神林履僣越妄評

慶應戊辰春三月廿八日。寫畢。時奥羽鎮撫使儼然見臨。我討會先鋒。陸續進發。身獨坐一室。日事鉛槧。謂之亂世無能翁。豈曰太平幸民耶。

六十八老人平崇識

松島奇賞跋

向余之游松嶋。無一詩也。蓋以其觀大而氣奪耳。譬猶小人之當大任。荒迷畏縮。不知所以下手也。今玆丁卯之秋。仙臺磐溪翁。寄似此卷。見徵一言。余焚香薰誦。八百仙洲。棋布星羅。松島勝概。宛然在目。而其詩清秀奇麗。皆如親履其境。余之欲言而不能言者。翁則容易詠出焉。譬之豪傑之士處大事。隨機應變。從容閒雅。無復所費力也。嗚乎翁之詩。固無俟末學之盲稱。但余之困澁如彼。而翁之容易如此。雖曰由才之利鈍。抑亦在乎生練達耳。書以自勵。且榮付名於卷尾也。於是乎跋。

慶應三年丁卯臘月　岩城　神林履識

松島奇賞

慶應四年四月於仙臺開版

暦詩話

天地間無用翁著

有一青年秀才。嘲半死白頭翁曰。先生才竭乎。今年盍作暦詩。翁聞之不堪伎癢。乃攘馮婦臂。以作二首曰。

二三百載太平秋。五國約條何日休。八十老叟泣相説。又見西洋十一州。
天下東西判爲二。三分是幕五分朝。八策十論紛滿闕。補他十一在芻蕘。

秀才以手拍頭曰。妙矣。讀之不覺其爲暦詩。然是詠時事也。先生慷慨。更無詠國事者乎。翁掀髯又作二首曰。

二三百里五城春。聞説紛紛上國塵。八十萬人恬不動。養來十一分精神。
二翼陣成三五張。鼓聲進隊響洋洋。更有公田八十萬。征其十一峙軍糧。

秀才未慊曰。大月既了矣。請更詠小月。翁以其添閏月。頗有難色。且衝口占二首曰。

正是慶應四載春。後來四海命維新。六七强藩紛九合。京城十二滿街塵。

斗標東轉正逢辰。四野四山風物新。六七點梅花漸發。東風九十二分春。

秀才朗誦一過曰。四野四山。不着閒字。亦妙。但三四陳套。未足盡先生技倆也。翁於是沈吟良久曰。然則吾示子盛唐太雅之音。子其閉口無復言矣。呵硯磨墨而試筆曰。

春滿京城二三月。青烟散入五侯家。寒食東風闔八國。十分樂土柳營花。

秀才憮然爲間曰。曲終奏雅。亦先生慣用手段矣。先生之才果未竭也。伏惟爲國家自愛。拜謝而去。實慶應戊辰元旦金鷄一唱之時也。

曆詩話

福堂詩讖序

奥之宮城野產鈴蟲。其鳴清亮。人愛其聲而籠之。然渠不以籠絡爲怨。其鳴與在野無異也。人之在獄。猶籠蟲也。而其發於言者。往往不免怨尤。余多讀近人獄中詩。或慷慨使氣。或悲憤陳怨。求其能如鈴蟲者。寥寥無見也。此卷磐溪先生獄中所作。其旨微婉。其韻清亮。而無一毫怨尤之辭。蓋有裕於內者。不以一切外物芥蔕於胸中。故其詩有如此者。非如彼慷慨悲憤有愧鈴蟲者之比也。或曰。先生下獄。以其痛論時事也。使先生沈默無言。豈有囹圄之辱哉。余曰。苟非其罪。囹圄非所以爲辱也。夫鈴蟲以聲誤其身。蟲而無聲之可愛。人誰籠之。爲鈴蟲者。寧不鳴而枯死耶。抑苦鳴而終其天耶。子其乘風清月白之夜。朗吟先生之詩。往問諸宮城野之鈴蟲。明治三年庚午閏月朔日。岩城大須賀履敬題。

大須賀子泰曰、讀此詩、先生胸中了々可知、

神林敬甫曰、幽寥之趣、使人毛髮皆竦、

菊池三溪曰、松影靑三字、

福堂詩識

咬菜園主 信天翁稿

下獄有作 時己巳四月九日

忽然下獄定何辜。臣是乾坤一蠹魚。六十九齡寧惜死。關心唯有嚼餘書。

和蘇東坡獄中之作以言懷

遭逢王政一新春。愚暗偏悲縲紲身。重繫易辭非我事。能通鳥語更何人。囹圄縱有幽寃恨。天地寧無正直神。聞說皇風海隅遍。幾時了得再生因。

東坡原作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半夜夢醒

惡夢惱人眠乍醒。陰風吹髮夜冥冥。老梟林外一聲歇。缺月射窓松影靑。

獄夜、二首、

深宵内迫上圜回、摸索暗中衾枕堆、忽駭一聲金鎖響、傳呼新入罪人來。

老樹陰深曉色暝、人聲徹耳夢驚醒、起來毛髮森然豎、比局今朝斬首刑。

全首精神、全在於此、
敬甫曰、瑣事入詩、亦獄中實事、
子泰曰、讀者亦毛髮森然、

敬甫曰、玉蟲、若生、栗村諸子、皆我所識、聞已處斬矣、一讀慘然、

新晴

濕雲壓屋雨連旬、今夜喜看涼月新、應是嫦娥慰孤獨、慇懃來照意中人。

偶感

夢裡光陰轉瞬更、老鵑啼盡綠陰成、薰風昨日家園晩、臨水青梅墜有聲。

戲詠四蟲

英雄王景畧、捫盡可憐蝨、潜伏衣縫際、深沈似乃公。

撲面或穿袖、營營不必憎、構人投有北、千古幾蒼蠅。

流螢光一點、飛入讀書庵、爲憶車生友、輕羅撲不堪。

道味咀嚼盡、本來文字無、與我同生死、千秋有蠹魚。

子泰曰、此詩與開卷第一首符、先生嘗云、我死、題曰蠹魚先生墓、蓋其本志也、

擬夏日田園雜興、十首、

分秧打麥太匆匆、五月田家急夜舂、中有閑人村學究、硯田耕罷筆爲農。

於陵未學灌園傭、高臥養廉供懶慵、一卷陶詩持在手、昏昏結夢到羲農。

敬甫云、眞是先生退休地位、

麥秋割盡畝衡縱、幾簇黃雲積若墉、亦是田家小豐歲、豚蹄盂酒祭先農。

誰向南陽起臥龍、薰風隴畝綠茸茸、且投鐵硯耕餘筆、擬把桑麻問老農。

子泰曰、驅使經語、渾化無痕、而意所寓、自在言表、是先生慣家法、

新秧出水翠重重、先卜稻雲盈四封、笑殺陳良豪傑士、也從許子學神農。

二十八萬是新封、一片殘雲百雉墉、好與田官謀善後、火耕水耨勸三農。

敬甫曰、此等處用穩當之筆、使讀者却悲痛不已、

青苗曾是誤熙雍、民事由來擇所從、一部周官苦難讀、低頭屢拜鄭司農。

自將郡縣換提封、相喚耕牛到處逢、荒館無人鷄犬寂、幾家公族半歸農。

安不忘危古所宗、豈將亂後廢邊烽、柴門竹柵多相似、團結鄉兵還寓農。

時清一藝亦登庸、欽仰萬機歸九重、行見蒼生忘帝力、耕田而食到堯農。

敬甫曰、以上十首、皆有爲而作、非徒貪多也、且每首押農字、無一雷同、不獨其詩可法、其用心於當今事務者、可不敬服哉、

敬甫曰、茶山翁亦有夏日田園雜興十首、彼以景勝、此以情勝、雖有時與地不同、而到底不如先生詩之

造句精確、

敬甫曰、三四、句法極妙、

子泰曰、相逢、不遇、自然妙對、

敬甫曰、試改酌作聽、聽作酌、則凡凡、是敏鈍之辨、

敬甫曰、此等詩、所謂寸鐵殺人者、眞是短古絕唱、

子泰曰、雲雨已晴、新蟬脫殼、囫圇嚼寃者、意中爲何如哉、

子泰曰、合作、

敬甫曰、茶山翁、好用夜山低字、先生改低作高、更精神、

三溪曰、讀起句七字、先知爲豺狼詩、山家景況、刻畫逼眞、

子泰曰、楊龜山論詩云、詩尙婉諷、惟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乃爲有補、若諷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余謂先生之意、亦在乎此、安得作龜山於九原、細論此等詩乎、

偶讀陳希夷先生歸隱詩有感、因和其韻

九月西風掃戰塵繹騷收得羽書頻城兼山海少三面士與國家同一貧
北極誰爲銅柱客南冠久泣楚囚人只言天下從斯定何日先生大笑春

雨夜夢友人

獨夜蕭條燭影微忻聞剝啄響柴扉相逢只合談風月不遇何須論是非
酒債尋常券難折人生八九事多違與君細酌茅檐雨聽到三更未擬歸

宿山寺

蝙蝠差池彎月孤柳髮梳風影模糊塜墓纍纍石獸蹲荊棘莽然鳴野狐
獨宿山寺耿不寢老僧入定冷齋廚鬪鼠忽蹴佛前火殘焰吐光死復蘇

三溪曰、嚴海珊句、鼠盜糧藏佛髻、先生衍爲五十八字、音節短勁、自是李昌谷流亞矣、

梅雨乍霽

夜雨連旬滴砌階朝來天霽碧如揩初知炎節近三伏脫殼新蟬上老槐

洗竹用王貞白韻

幾費工夫誅惡竹朝來始覺翠蕭疎有緣聽雨仍牽夢非管作竿兼釣魚
葉葉搖陰炎氣散枝枝交影俗塵虛快心最是迎明月一臥清風夜讀書

宿山家

尖風穿隙利於刀兀坐燈前擁弊袍何處乳狼聲若豹一輪月小夜山高

子泰曰、王摩詰與裴廸書云、深巷寒犬、吠聲如豹、先生所本、蓋是歟、

至日雨

天地陽回人未回曉窻雲暗有餘哀幽寃多少囚人淚灑向天邊成雨來

子泰曰、一字一淚、其必有泣鬼神於冥冥之中者、

夜聞角聲

亂後蕭條澤國秋不堪萬感聚心頭何人城外夜吹角不是胡天亦淚流

三溪曰、余讀李陵答蘇武書、至涼秋九月、塞外草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未嘗不毛骨森然、頭髮爲之白也、先生獄夜聞角聲、其百鍊鐵腸、一悲

敬甫曰、孟郊謝人惠炭云、煖得曲身爲直身、余千里人、恨不能爲先生贈炭、

敬甫曰、句々如聞哀猿斷腸之聲、子泰曰、字々悽慘、眞箇鍾情、不忍多讀、

時寸斷、可想也、

子泰曰、盛仲交閱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其一云、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漆、先生宜以此慰之、

外人皆云、今年苦寒、三十年來所無、詩以紀實、二首、

老作囚人難更難。一星無火到冬闌。不知外面衾如鐵。只覺渾身潑水寒。

雪透踈櫺入座斜。眞箇寒威徹骨加。猶有吟心死難得。一冬飮水夢梅花。

敬甫曰、余酷愛此一句、坡公所謂、貧到詩乃亨者、

病中

百般苦楚聚斯身。欲向空王問業因。湯藥朝朝皆冷飮。獄中更作病中人。

除夕

悲痛遙思城北家。妻兒何狀送年華。門門松竹迎春夜。泣對寒燈說阿爺。

庚午獄中元日

臘月殘年雪裡過。今朝初覺日光多。囚人迎得古稀壽。不是囚人欲奈何。

是日有報、以病允歸養、感泣就輿出獄門、則城鼓報辰刻云、

敬甫曰、先生允歸養事、僕輩聞之、雀躍何言、洪鈞一轉、神祇明布、所謂天地寧無正直神者、至此果驗、題曰詩讖、先生之意亦可知也、

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獨稱詩聖者、豈非以其流落顚沛、未嘗忘君也耶、己巳之夏、先生得罪下獄、一子脫於東、一子西走、妻女飢寒、而先生亦罹病、其窮阨可想矣、在常人必所不免怨尤、而先生則沈痛自抑、不形諸聲色、此詩皆獄中所作、而其辭微婉、其意深沈、洵不失詩人温厚之旨矣、若夫田園雜興諸什、不特不以蹇傷衰老果其身、而猶想望耕鑿熙熙之治、唯恐不及、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先生者、不獨其詩之與學也、

庚午孟冬念六、神林保拜識、

先生命弘評斯卷、展讀數回、每讀百感攢懷、涔涔淚下、不能題一語也、蓋先生之所以有此作、弘之所以有此感、其孰能知之哉、柳北成島弘識、

福堂詩識終

明治七年三月活刷愛古堂漫稿附載

序

余歸仙臺之明年。有人來示養正日記故事。不知何人之作。其題曰宗文堂。疑元明間書賈所編著。其首卷記古今孝類。分爲九門。孝帝。孝賢。孝子。孝婦。苦孝。仕孝。順孝。沒孝。病孝。是也。而每條係以詩一首。并畫其人物故事於上層。蓋以供兒童輩蒙養之具也。今詳其所載。如虞舜居歷山有象爲之耕。董永賣身天女爲織縑之類。率出于因果報應之說。神異奇恠不可以訓焉。若夫王祥之氷解魚自出。老萊子之七十作兒戲。雖朱子既取而收諸小學書。揆之物理人情。均不足信者矣。特以其孝名之美故。久行於盲俗。而人自不察耳。因按 吾邦從來所傳二十四孝圖。蓋本此書以定之目。非是書本有二十四孝之名也。而我狩野氏所圖寫。率係臆造。殊無意致。就中如郭巨黄金一釜。繪作金造釜樣。則可笑之甚者。又其去仲由江革二條。代以趙氏田氏兄弟。不解何意。趙氏亦誤作張氏。總之出于當時五山緇徒之爲。未可知也。余有慨于此。府學教育之暇。就記傳雜史

中采其事最可信者。更別定爲新選二十四孝。而每條作贊以廣其孝。庶幾使子弟輩知所擇。而因以興于孝焉。要亦老境一婆心云。癸亥孟秋。六十三老人大槻某識於采芹舍南軒。時剩暑漸退。新涼可人。

新選二十四孝贊

仙臺　大槻清崇著

○周文王

鷄鳴問安

赫赫文王。爲周家祖。得之有原。孝爲之主。寒煖視節。晨夕問安。以御家邦。萬國咸歡。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禮記

○樂正子春

傷足自戒

啓手啓足。嘗聞之師。跬步一失。不全而歸。是故孝子。道而不徑。引過自警。小子敬聽。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禮記

○皐魚

風樹感親

樹欲其靜。風則不息。親養不終。追悔何得。遠游無方。愛日安在。皐魚悲哭。信乎足誡。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亡矣。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誡矣。韓詩外傳

○韓伯瑜

慕母泣杖

痛而不泣。恐其心悲。不痛而泣。恐其力衰。泣與不泣。均之慕母。嗟爾伯瑜。歷山有友。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說苑

○王延

夏清冬温

扇其枕席。流汗浹肌。温被之後。體無全衣。苦節自貞。冬夏不試。千古黃香。永錫爾類。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晉書

○盛彥

食蠐目開

於陵廉士。三咽有見。賤妾何心。蠐螬進膳。天然良藥。孝子不知。哭聲纔絕。母目豁開。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王氏因疾失明。彥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

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晉書

○石建

親衣自澣

長子白首。色養無衰。中帬自澣。不使親知。萬石之家。庭訓有素。錄此孝謹。以誡紈袴。

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洗。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漢書

○何子平

貨米市麥

楊州從事。月有餘俸。母老在東。白粲何用。後來失恃。情事未申。歠粥深墨。苦孝無倫。

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楊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或問之。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南史

○趙咨

謝盜護母

老母八十。垂死在堂。餘物不惜。少置衣糧。辭氣愿款。誰不流涕。跪謝無狀。盜賊亦禮。

趙咨性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刧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謝曰。老母八十。疾病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餘物一無所惜。盜皆慚嘆。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東觀漢記

○劉善明

爲母傷廉

白雲在北。日夕顧瞻。方寸亂矣。豈暇爲廉。金錢贖母。淸節不失。善明善明。名稱其實。

劉善明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淸。及母沒於魏。屢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善明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淸節方峻。南史

○毛義

奉檄喜動

旨甘久缺。愁眉不舒。府檄一至。歡心有餘。仕不擇祿。爲其養親。古語在此。

張奉何人。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昔日之喜。爲親屈也。漢書

○杜孝

筒魚投江

王祥臥冰。雙鯉破腹。杜孝投江。一魚在竹。天道難知。人事可恃。均之孝行。舍彼取此。

杜孝母。喜食生魚。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於中流。婦出汲。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婦含笑曰。此必吾夫所寄也。熟以進母。蕭廣濟孝子傳

○庾通愍

冒險求母

壽昌棄官。通愍求佐。間關冒險。百折不挫。同州交州。逢母有緣。相見號泣。孝感通天。

庾通愍。襁褓時。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既至。去交州尙遠。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嫗。負薪外還。通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南齊書

○唐瞻

感夢裹糧

天之告汝。縮地有方。丹山瀘南。三日裹糧。父也驚起。何爲亟來。勿藥有喜。病顏一開。

唐瞻父游瀘南。瞻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夜半蹴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亟來二字。吾父得無有他乎。遂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瞻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宋史

○彭乘

望鄉乞養

登彼高閣。顧瞻鄉關。望雲情切。悵然思還。孝子愛日。須盡其誠。倦矣宦游。豈願身榮。

彭乘。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瞻顧。皆有從官之樂。乘獨西望鄉關。悵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歸養。宋史

○竟陵王

讀書何爲

齊武立后。琴瑟不諧。徽音一絕。咫尺天涯。孝哉王子。片言復初。苟不見母。何用讀書。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母既不得見。讀書何爲。帝異之。即日召后還。南齊書

○岑文本

存弟養母

帝命至懇。臣罪誠多。親所鍾愛。末如之何。放此傲弟。侍我老母。二不可無。二不可有。

岑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泣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帝乃止。唐書

○王潮

軍中携母

異哉三子。軍中携母。天生至性。忍離左右。自古忠孝。兩全爲難。何以處變。問之心寒。

王緒爲大將。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命斬之。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爲之請。乃舍之。清波雜志

○緹縈

爲婢贖罪

妾父爲吏。治稱廉平。執之送獄。有司無情。沒爲官婢。幽冤始明。處變之孝。視之緹縈。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

今坐法當刑。妾乞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漢書

○媯皓

腰石訴寃

一心贖罪。死生以之。髡頭不足。叩頭何辭。沈寃一雪。父子再造。前有緹縈。後則媯皓。

東漢末。媯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號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遂奏理昆罪。蕭廣濟孝子傳

○趙娥

白日報讎

趙家皆死。如父讎何。女中壯士。得此母娥。白日殺賊。人賈餘勇。孝之終也。誰繼其踵。

魏酈濟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濟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濟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讐已報。請受戮。會赦得免。州郡歎賞。刊石表閭。三國志

○殷陶

逢蛇不動

十八孝傳。節操並高。率情合禮。有此殷陶。守柩不動。長蛇彷徨。陶潛作贊。智勇兼彰。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擧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喩。莫能移之。陶潛孝傳

○路隨

照鏡殞地

視汝眉目。宛然風姿。母言在耳。照鏡自悲。視似目瞿。刻其遺體。擴充斯心。檢身必禮。

路隨父泌。從渾瑊會平凉。爲人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哽咽無語。母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後覽鏡照之。殞絕於地。終身不敢臨鏡。稗史彙編

○朱百年

臥具去體

自亡慈母。衣不着綿。奇温夢覺。臥具在身。驚起去之。憂心如擣。悔矣思遠。誤我孝道。

朱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及覺引臥具去體。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南史

新選二十四孝贊

二十四孝詩

磐溪老人稿

題辭

嗟汝小子。匪耄我言。二十四孝。蒙養斯存。虞舜象耕。王祥鯉躍。唐婦乳汁。
漢文湯藥。曾參心痛。閔損體寒。江革行傭。壽昌棄官。仲由負米。陸績懷橘。
王裒雷震。姜詩泉溢。孟宗竹筍。蔡順桑椹。廷堅滌器。黃香扇枕。丁蘭木像。
剡子鹿皮。董永賣身。郭巨埋兒。黔婁默禱。老萊戲舞。吳猛恣蚊。楊香搤虎。
日記故事。楊文有訓。嗟汝小子。誦此六韻。

慶應四年辰夏四月初四日

虞舜象耕

父兮底豫。母兮寧。黃鳥于飛春草平。弟象亦馴同氣愛。怡怡來助歷山耕。

虞舜。名重華。瞽瞍子。性至孝。父頑。母嚚。弟象傲。舜耕於歷山。有象爲之耕。鳥爲之芸。其孝感如此。帝堯聞之。事以九男。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讓焉。

漢文湯藥

漢文孝養一何長。太后三年病臥床。目睫不交銀燭淚。何唯湯藥口親嘗。

前漢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天下。

曾參心痛

採薪半日在秋山。嚙指痛心呼吸間。草草歸來人已去。慈顏帶笑倚柴關。

周曾參。字子輿。事母至孝。參常採薪山中。家有客至。母無所措。望參不還。巧嚙其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至。吾嚙指以悟汝爾。

閔損體寒

到頭母在一兒寒。母去何堪三子單。但使恩情如挾纊。蘆花未必減綿團。

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母。生二子。衣以綿絮。妬損衣以蘆花。父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察知其故。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悔改。

仲由負米

入門每喜笑顏開。百里間關負米來。今日南遊萬鍾祿。秋風動樹夕陽哀。

周仲由。字子路。家貧。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乃嘆曰。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剡子鹿皮

一群追逐巧求乳。爲要雙親病眼開。獵者猶能辨奇孝。收弓不射鹿皮來。

周剡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雙眼。思食鹿乳。剡子乃衣鹿皮。去深山群鹿之中。取鹿乳供親。獵者見而欲射之。剡子具以情告。乃免。

老萊戲舞

久將戲舞侍慈闈。愛日之誠敬不違。七十嬰兒痴若許。春風吹上爛斑衣。

周老萊子。至孝。奉二親。極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常着五色斑斕衣。爲嬰兒戲於親側。又常取水上堂。詐跌臥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

董永賣身

賣身葬父奈償何。天上誰投織女梭。伉儷結成三百匹。槐陰別處是銀河。

漢董永。家貧。父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去償工。途遇一婦。求爲永妻。俱至主家。令織縑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歸至槐陰會所。遂辭永而去。

郭巨埋兒

盍埋此子母長存。大義滅親誰擬寃。一釜黃金坑三尺。天恩新濕北堂萱。

漢郭巨。字文擧。家貧。有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及掘坑三尺。得黃金一釜。（釜、量名、容六斗四升。）上云。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

姜詩泉溢

兒事阿孃妻奉姑。招同隣母助歡娛。寒泉忽涌江中水。近躍雙魚在舍隅。

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姑尤謹。母性好飲江水。妻出汲而奉母。又嗜魚膾。夫婦常作。召隣母共食。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日躍雙鯉。時取以供母。

丁蘭木像

生我劬勞恩豈窮。刻他木像拜遺風。家妻不省神靈在。指上一針流血紅。

漢丁蘭。幼喪父母。未得奉養。而思念劬勞之恩。刻木爲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針戲刺其指。血出。木像見蘭。眼中垂涙。蘭問得其情。蘭將妻卽棄之。

蔡順桑椹

拾將桑椹分紅紫。饑極未堪來食嗟。却是赤眉知禮節。羊蹄併贈白犛牙。

漢蔡順。字君仲。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歲荒不給。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愍其孝。以白米三斗牛蹄一隻與之。

黃香扇枕

用身寒夜衾裯煖。搖扇炎天枕簟涼。能解冬温夏凊節。千秋唯有一黃香。

後漢黃香。字文强。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鄕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母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煖其被席。太守劉護。表而異之。

陸績懷橘

君羹舍肉潁封人。故意未知純孝眞。何似陸郞齡六歲。三枚懷橘奉慈親。

後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懷橘三枚。及歸拜辭墮地。術曰。陸郞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吾母性之至愛。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

江革行傭

遇賊哀求纔脫阨。相携相負度崎嶇。最憐裸跣行傭際。慈母一身歡有餘。

後漢江革。字次翁。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或欲刼將去。革輒泣。告有老母在。賊不忍殺。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王裒雷震

轟雷動地又驚天。三尺孤墳勢欲顚。鐵石心腸兒在此。不敎餘震及黃泉。

魏王裒、字偉元。事母至孝。母存日、性怕雷。既卒。殯葬於山林。聞阿香雷名響震之聲、卽奔至墓所。拜跪泣告曰。裒在此。母親勿懼。其孝如此。

吳猛恣蚊

赤貧本自欠紗幮。童子何知家有無。一片良能愛親意。縱他蚊蚋嚙肌膚。

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憂夜蚊多嚙膚。恣渠膏血之飽、雖多不驅之。恐其去已而噬親也。愛親之心至矣。

王祥鯉躍

漫道先生自此升。王家孝子字休徵。解衣仰臥乍驚起。三十六鱗跳上氷。

晉王祥、字休徵。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父前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母常欲食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臥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歸供母。

楊香搤虎

手無寸鐵膽如天。踊躍向前寧顧身。猛虎亦收雷吼怒。避他至性救親人。

晉楊香、年十四歲。常隨父豐。往田穫粟。父爲虎曳去。時香手無寸鐵、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踴躍向前。搤持虎頸。虎亦靡然而逝。父纔得免於害。

孟宗竹筍

欲作筍羹供北堂。寒林獨自立風霜。哭聲未了神先聽。掀土龍孫三尺長。

晉孟宗、字恭武、少孤。母老疾篤。冬月思筍煮羹食。宗無計可得。乃往竹中。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出筍數莖。持歸作羹奉母。食畢疾愈。

黔婁默禱

關心瘥劇轉傷神。糞味苦甜嘗得眞。請將身代無餘念。深夜焚香禮北辰。

南齊庾黔婁。爲孱令尹。到縣未旬日。忽心驚流汗。卽棄官歸。時父疾始二日。醫曰、欲知瘥劇。但嘗糞。苦則佳。黔婁嘗之甜。心甚憂之。至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父死。

唐婦乳汁

高年齒落喘纔存。感泣崔家新婦恩。稚子未全知粒食。分將餘乳飽長孫。

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健。一日有病。長幼咸集。乃曰。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子孫婦如新婦孝敬矣。

壽昌棄官

棄官萬里去何之。欲慰積年生別離。一會同州亦天意。七旬母見五旬兒。

宋朱壽昌。年七歲。爲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神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後行次同州得之。時母年七十有餘。

廷堅滌器

漢代孝門推萬石。中帬廁牏手親汙。誰知詩叟黃山谷。又汲清泉滌溺壺。

宋黃廷堅。字魯直。號山谷。元祐中爲太史。性至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自爲母滌溺器。未嘗一刻不供子職。

二十四孝詩

皇朝十八孝傳題言

孝百行之本也。非孝無以爲教。物則民彝由以立。禮樂刑政由以出。故皇帝皇太子讀書。必先孝經。以爲常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鄉黨閭巷。有純孝者。必旌表其門閭。勸民以孝。有廬墓事死之誠。而無封股割肝之矯。民用敦厖。俗歸厚焉。間有復父仇者。奮不顧身。能存弗與共戴天之義。綱常倫理。賴以不墜。孝之爲道大矣。

謹節錄孝子傳敘論。以代題言。

辛未仲夏　平崇識

皇朝十八孝傳

作孝傳。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凡十八人。余今倣此。作皇朝十八孝傳。其目如左。

公卿孝傳

中將道信　參議良繩　藤原吉野　內大臣伊周

大夫士孝傳

紀夏井　山田古嗣　丈部三兒　隨身公助

庶人孝傳

丹生弘吉　美濃樵夫　孝僧某

婦女孝傳

媛　金繼女　橘逸勢女　舞女微妙

武人孝傳

曾我兄弟　日野阿新　左衛門佐氏賴

以上十八人

皇朝十八孝傳

東奥　磐溪子　著

公卿孝傳

中將道信。九條相國爲光之子也。正曆三年公薨。道信哀惋至切。久而不衰。將欲終三年之喪。而時制止於期。不得違衆而獨行之。乃泣除服。自賦國歌曰。限有禮盤。今日脫捨天都。藤衣。果奈幾物者。涙奈利計里。譯曰。有制無如除服何。餘哀唯有涙滂沱。

參議良繩。字朝台。備前守大津之子也。文德帝齊衡元年。聞父大津罹疾於任國。即欲走往問之。帝不許。既而訃至。良繩慟哭。嘔血氣絕。數刻僅蘇。貞觀三年。母紀氏寢疾。良繩晝夜扶持。不離左右。及其遭喪。又解官職。毀瘠過度。殆至滅性。

藤原吉野。參議綱繼之子。仕至正三位中納言。二親在堂。定省無虧。嘗家

有鮮肉。父遺人分取之。會吉野趨朝未歸。庵人靳而不獻也。吉野歸而聞之。大悔恨。泣讓庵人。終身不復噉肉。

內大臣伊周。有罪謫於播州。母高階氏悲之。遂疾伏蓐。羸憊日甚。夢寐之間。唯有欲見兒一語耳。伊周聞之。痛入心骨。謂及其未瞑。得與母一相見。雖罹極刑吾無恨焉。竊亡出配所。微服潛行以歸於家。遂得見母於殘喘中。事覺。朝議以其犯法也不原。更貶之太宰府。

磐溪子曰。嗚乎道信之喪父止於期。所謂是欲終之而不可得者。其心亦可悲矣。然細玩國歌意。則其服心喪可知。吉野終身不肉食。良繩嘔血氣絕。皆出其至性者矣。若夫伊周之亡貶所而必一見母。雖非理義之正。而孝子之至情。自不得不然耳。

大夫士孝傳

美濃守紀善岑之子夏井。爲人廉直。事母至孝。　文德帝嘗召見之。衣屨粗弊。左右嗤之。　帝曰。是疲駿也。初學書小野篁。篁歎曰。紀三郎可謂書聖矣。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百姓相率詣闕請留。更留二年。衆庶蕃富。郡邑多作義倉。及去贈遺甚多。夏井一無所受。貞觀七年。拜肥後守。母石井氏聞而哭之。問其故。則曰。吾聞肥後之俗。國宰至清。則身必不得全矣。吾兒廉直。其不終乎。母死。夏井哀慕過人。建一堂。安其遺骸。晨夕事之。不異生時。遂終三年之喪。

山田宿禰古嗣。天性篤孝。廉謹寡言。幼喪母。敬事從母。嘗讀韓詩外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後遭父喪。哀毀過禮。仕爲大外記。公卿薦以備顧問。古嗣好推奬文士。多見擧用。承和中。出爲阿波介。大著政績。初阿波多旱災。古嗣莅任。築塘蓄水。以備漑灌。民賴其利。仁壽中卒。年五十六。

下毛野公助。父武則。攝政兼家隨身也。公助從父賭射於右近馬場。不勝。武則大怒撻之。衆人中。公助伏而受其杖。武則怒解而去。或謂公助曰。子盍逃焉。公助曰。吾父老而足弱。我走父必追之。追而顚躓或有損傷。是重

吾罪也。是以不避。聞者感動。竟以孝行著。

養老四年。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有罪。與秦犬麻呂並處流竄。其三兒。祖父麻呂十二歲。安頭麻呂九歲。乙麻呂七歲。同詣官冒死伏請。冀兒弟三人。沒爲官奴。以贖父罪。　帝感其孝思。特命免石勝。獨令犬麻呂赴配所。

磐溪子曰。夏井之建堂安遺骸。事太似丁蘭。而其終三年之喪。則非蘭可比也。古嗣風樹之感。至卷帙爲之沾濡。信乃皐魚之知己。而公助之受杖不敢避。則韓伯瑜之臭味也。至丈部三兒以總角之童。贖父之罪。則又賢乎緹縈嬀皓也遠矣。

庶人孝傳

丹生弘吉。若狹遠敷郡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常力田奉養。愉色婉容。溫凊弗懈。每朝詣父墓。擗踊哭泣。其所耕田。雖逢水旱風蝗。未嘗被害。鄉里以爲孝感之所致也。貞觀十二年。勅叙位二階。

美濃樵夫。當耆郡人。事親至孝。家貧乏財。常採樵以供養。其父嗜酒。樵夫賖於市以進。一日伐薪於山。誤踐石顚。醺然覺有酒氣。心怪之。乍見石間有泉涌焉。色太似酒。就嘗之。則芳烈甘美。樵夫大喜。汲歸供父。事聞于朝。
車駕幸美濃。觀其醴泉。以爲孝感之所致。名曰養老之瀑。因以紀元。實元正帝養老元年也。

孝僧不知何許人。住洛外一寺。養母其側。奉之甚謹。母性嗜生魚。僧常買魚於市以供之。會　白河上皇詔天下。禁屠殺。僧無由獲魚。母爲之不樂。往往至廢食。僧不堪悲惋。乃數往桂川以窺魚。遂捕得二小魚。大喜將歸供母。爲巡吏所執。并魚送之官。僧泫然流涕曰。貧道有母。性嗜生魚。無魚不食。今方臥病。貧道不忍坐視其斃。顧身既犯國禁。宜速就刑。所切冀者。此魚饋之母。使其得食一下咽。則萬死無所憾矣。聞者感泣。　上皇聞之。特原其罪。賜金帛以反之。

磐溪子曰。余嘗題二十四孝圖曰。埋兒寧有賜金理。供母翻驚舍側泉。冷笑齊諧惑盲俗。二十四孝半因緣。今作此傳。樵夫醴泉事。頗似說因緣。然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經既有明文。則不可謂必無此事也。如孝僧之自捕獲二小魚。此則可以破雙鯉躍出之妄誕矣。

婦女孝傳

應神帝幸難波。居大隅宮。一日登高臺而遠望焉。妃兄媛侍坐。西望嗟嘆。帝問曰。汝何嘆。兄媛泣曰。妾近日慕父母之情。戀戀不能已。願得暫歸省親。帝惻然憫之曰。汝不見二親者多年。今欲定省。於愛日之誠。理所當然。乃徵淡路水手八十人。航海送之吉備。

衣縫造金繼女。本右京人。居河內志紀郡。生十二歲喪父。哭泣之哀。感動人。母欲嫁之。女逃住父墓側。旦夕哀慟。母不復言。於是獨與母居。每父忌日。齊食誦經。祈其冥福。境內有惠賀河。冬月人病涉。女與母謀。買雜木造假橋以便往來。積十五年不止。母年八十而終。女哭不絕聲。承和八年。勅叙三階。免戶田租。表其門閭。

承和九年。橘逸勢坐事配於伊豆。女妙沖悲泣徒步從之。監護吏叱使去。女乃晝止夜行。至遠江板築驛。逸勢死于逆旅。女慟哭。遂收屍葬之。結廬其側。日夜悲泣。如事生者十年。嘉祥三年。有詔赦逸勢罪。妙沖乃自負柩還。改葬京師。當時藉藉莫弗稱其孝。

舞女微妙。本良家子。建仁中。僑寓鎌倉。將軍賴家觀其舞於比企能員第。態度妙絕。拍掌歎賞。能員謂將軍曰。此女遠至自京師。必有所請於幕府。將軍乃親問之。微妙泣曰。妾父右兵衞爲成。遭讒放於奧州。妾母病之以死。妾時僅七歲。零丁孤苦。稍長思慕之情益切。而罔知父存亡。因思若學歌舞以買人愛憐。或得由以通信於父。今幸承溫問。伏願賜哀恤焉。將軍乃遣使奧州。爲搜訪之。使者反命曰。爲成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絕地。即日入壽福寺。削髮爲尼。改名持蓮。修身誦經。以祈父冥福。

磐溪子曰。兄媛爲天子之妃。錦衣玉食。一無所慕。而獨戀戀於父母。是貴妾中所僅有。而金繼女不思嬿婉之好。而畢生竭力乎二親。又賤女中所絕無也。至二妙之追慕父母。一則悲泣十年。一則終身憂色。亦可謂女中

刻本有二蘇復讎歌、載磐溪詩鈔五編、

少連大連矣。

武人孝傳

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致。河津祐泰二子也。祐泰爲工藤祐經所殺。二子養於曾我氏。時十郎五歲。五郎三歲。母撫兩孤曰。汝等成長。能報父讎乎。十郎泣曰。兒等成長。必能斬讎頭耳。稍長嬉戲。每以擊刺爲事。當此之時。源右將頼朝管轄天下兵馬。祐經特見親信。建久四年夏。頼朝獵於富士野。祐經從焉。祐成時致大喜曰。天也。遂往富士野行營。直入祐經臥所。是夜祐經招倡妓。大醉酣寢。兄弟蹴席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讎。盍起敵之。祐經驚覺矯首。則兄弟揮刀交下。遂殺之。時祐成二十二。時致二十。

後醍醐帝將征鎌倉。日野資朝與謀焉。事泄。北條氏怒。竄資朝於佐渡。使州牧本間氏就殺之。資朝子阿新。時年十二。與母居洛西。聞之不勝哀痛。欲與父同死。請之母。乃從一力。間關至敦賀。託商船達佐渡。至本間氏。請一見父。不許。元德二年。資朝遂殺於貶所。本間族三郎斬之也。本間氏乃火化之。收骨授阿新。阿新攀慕怨號曰。噫本間氏。使我不得見父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遂候深夜入臥內。無得也。旁見三郎臥。云是亦讎也。抽刀刺之。走出而門闔。池邊多竹。阿新攀其一竿。則竹自偃過池上。遂達海濱。追者百餘人至。則船已遠去。

左衛門佐斯波氏頼。修理大夫高經子也。爲人順孝。略涉經史。將軍義詮寵之。父高經愛氏頼弟義將。欲使代己執政。竊譖氏頼於將軍。氏頼心知之。而不見辭色。一日會親故謂之曰。知子莫若父。吾父之不愛我。知吾不肖也。我將屏跡山林以避之。遂棄妻子。入高野山。斷髮易服。改名心勝。將軍深惜其才。屢勸其還京。不聽。其意蓋欲使父心安也。

磐溪子曰。曾我兄弟爲父報讎之事。閭巷婦孺且知之。今不必贅賞。而日野氏之子。以十二齡之童。徒步萬里。輾轉航海。以達絕島。亦其一往情深之不能已者矣。若其斬三郎以自快。雖未必當理。然君子取其心而恕其事可也。氏頼之晦迹以成父志。則與夫逃之荆蠻者。殆同其揆。嗚乎亦可

謂孝矣夫。

皇朝十八孝傳

明治四年十一月刻本國詩史略附刻